

黃文獻公集卷第四

續藁上之一

臨川危素編

五言古詩

金華北山紀遊八首

靈源

偶為山中游遠過雲關宿蒼燈閃初夜雨氣蒸深屋時聞清梵音  
窈眇松林曲

草堂

迢迢上方界水木翳清景山深不可留日暮衣裳冷淒其懷昔游  
百歲嗟俄頃

三洞

仙山高不極萬古積蒼翠清興薄暮移遺跡洞天秘巖阿春寂寥  
羣仙勿予違

鹿田

披榛度空荒突兀崖寺古幽花雜紅白老屋亞雲雨前瞻石徑微  
咫尺不得取

寶峰

下山復上山躡屨行沮洳宿雲冒長嶺旭日映高樹山僧亦何為  
獨向城闈去

潛岳

潘公古達人陳迹闕丘壑草生春晝長烏啼巖花落神交千載上  
未敢付冥漠

山橋

行行指木末路逐飛雲上時登巨石憇共聽春泉響尋源竟莫窮  
即事成幽賞

寶石

暮投招提境明發首歸路舉頭望山椒遙認經行處重重巖壑間  
蒼然正烟霧

昭文席湜藏書

中秋會宿浦陽江上分韻仰字

嘗窺仙華錄勝踐心所仰蹉跎二十秋故爾勞夢想名談出邂逅  
高槩餘彷彿節至月仍圓別來山似長百年空中雲此會知難兩  
欲去吾未能不飲君宜強露蔓多夕滋風竹留晚響岐路方悠悠  
云何稅塵鞅

龍山九日

贊邑滄海滋彌年窘將迎屬茲九日至緬愛龍山名欣然得勝踐  
况乃羣彦并碧蘿引幽策涼泉度飛觥志適形可忘神舒體愈輕  
鄙劣竟何取醜顏結華纓登高謝能賦徇祿慙歸耕幸此農事休  
萬寶咸告成庶極一餉樂持用夸昇平月出衆山靜天空夕雲驚  
先民貴無荒簡書今有程悵焉難久留振袂松風生

石臺分韻得下字

蒼山面長溪勢若飲奔馬層臺跨其脊萬古挹瀟灑登臨茲維要  
朋從未云寡迢迢歷榛莽靡靡眺原野白雲與翠霧負在履屐下

窮秋向搖落霜菊故堪把賞心孰無同幽抱欣已寫邈矣千載期  
銘山俟來者

雍熙僧舍偶書

幽惚悄無寐落葉不可數風驚葉間露中宵聽成雨起視天正碧  
萬里若垂宇茲予亦何為兀兀守環堵

送楊學正還餘姚

舜江吾舊游風物殊不惡江水天際來宛宛帶郊郭雲帆渺沙渚  
翠嶂森樓閣別離不可念此日忽已昨想見春水生烟柳仍濯濯  
君胡久去此三徑獨盤礴空齋耿燈火月冷潮聲落近聞故人書  
遠致江上作白駒幸無遐淮陽詎云薄招要忻良會綠酒春可酌  
采芹有遺篇風雪多新樂因君訊同志何用慰離索

奉府帖賜高年帛晚宿孝義山中賦

捧檄去州邑承筐布明恩詎敢期稅駕惟知去乘軒時春雨新已  
嘉樹蔭正繁農人有耕作羽蟲亦飛翻感彼物情適念此王事殷

昭文席湜藏書

悠悠迫長路靡靡窮郊原庶與遺老逢幸聆長者言持以薦芹曝  
無慙責丘園徘徊白日晚寂寞蒼山根吾行匪游行此懷誰與論

遊西山同項可立宿靈隱西菴

薄游厭人境振策窮幽躅理公所開鑿遺跡在巖麓秋杪霜葉丹  
池面寒泉綠仰窺條上猿攀蘿去相逐物情一何適人事有羈束  
却過祝峰迴遙望松林曲前山夜來雨濕雲漲嶺谷縹緲辨朱甍  
禪房帶脩竹故人丹丘彥抱被能同宿名篇聊一詠異書欣共讀  
蹉跎未聞道龜勉尚干祿夙有丘壑期吾居幾時卜

送祝蕃遠北上

春風吹九衢早桃李門明堂待松柏木失山林尊相逢今歲寒  
是事無深論念子抱遠志此道夙所敦刊條落其葉將使見木根  
痛恨日月微殺然闕浮雲奈何奈毗子聚訟生紛紜瀛洲富才彥  
冠蓋如雲屯去去當遇合美價傾瓊璫惟須用鄉法力行尊所聞  
丈夫必有事寤主在一言上以禪 聖學下以安元元我如鶴俛

豈復思乘軒子如搏風鵬本是天池鯤棲棲文學掾平世何足  
云勗哉保令德契濶期無談

陳孝子詩

南仲杭陳氏斗龍父所名家臨百丈溪父書考傳亭夫亦人之子  
胡獨以孝稱維仲適母盛王實生寧馨盛謂我已出無殊祝螟蛉  
仲父諱弗言王卒不自明昧然舍之去呱呱聞泣聲年運日已往  
頭角稍崢嶸顛天乞殞滅願以益父齡父沒盛亦亡弔影傷孤螢  
或乃告之故曰汝王所生王居清湖上去此無十程時仲新捧檄  
精廬擬橫經悲號棄其官肩輿親奉迎安知世代易人非餘故城  
鄰有鶴髮姬叩之久始應言我與汝母少小俱娉媵汝母生汝歸  
去作江東行不知今在無老我猶零丁仲也聞益悲羸糧事晨征  
六年困逆旅冷雨啼青燈譬彼無母雛投林輒哀鳴永豐有施氏  
大屋深重扃於焉得母處一夕相合并母子更抱持淚如九河傾  
三日負母還盜賊方搶攘倉皇與之遇白刃紛交橫頓首前致辭

昭文席湜藏書

覩縷陳哀誠能令激高義相戒勿敢驚仲昔以至行上天降休禎  
靈鴈既羣集嘉瓜復冬榮區區彼蟲豸豈遂無人情聖門語純孝  
厥有閔與曾未聞樹奇節謠誦傳轟轟此道古或希此事今可徵  
我歌雖云俚庶感蚩蚩

上京道中雜詩十二首

發大都

辭親獨行邁遙遙抵京國胡為突不黔驅馬更遠適至尊有時巡  
樹雨殷阡陌宿衛必近臣願問須耆德陋儒亦何知况從同執戟  
草深原野青雨暗闕塞黑寥寥盛年意春春游子色一身萬人中  
敢不思努力

劉蕢祠堂

劉君古遺直祠堂在丘園嗟此豪俠窟文雄歛孤騫平生二三策  
匪微明主恩瑣瑣談得失無乃市井言憑高一長望若厥車馬喧  
微風過疎雨青山滿前軒陰晴倏異態浮雲實無根悠悠千載心

去去勿復論

居庸關

連山東北趨中斷忽如鑿萬古爭一門天險不可薄聖人大無外  
善閉非捷鑰車行已方軌關吏徒擊柝居民動成市廬井互聯絡  
幽龕白雲聚石磴清泉落地雖臨要衝俗乃近淳朴政須記桃源  
不必銘劍閣僕夫蹠謂我無為久淹泊山川豈不好但恐風雨惡

榆林

崇崇道傍土云是古長城却尋長城窟飲馬水不腥斯人亦何幸  
生時屬休明白向來邊陲地今見風塵清禾黍被行路牛羊散郊坰  
儒臣忝載筆帝力猗難名

槍竿頭

憶昔賜第歸吾母適初度蹉跎歲月晚今辰乃中路居人誇具慶  
游子慙叱馭茲山稱最高揚鞭入烟霧轟轟多峭峰濛濛饒雜樹  
峭嶮共攀援躑躅頻返顧陳情未成表登高詎能賦獨憐山下水

昭文席湊藏書

遠向瀘溝去

李老谷

綠崖一徑微入谷雙嶮窄密林日易曛况乃雲雨積行人望烟火  
客舍依山色家僮為張燈野老煩避席未覺風俗殊祇驚關河隔  
巖程不可緩子規勿勸客

赤城

鷄鳴秣吾馬晚飯山中行何以慰旅懷赤城有嘉名灘長石齒齒  
樹細風泠泠時見巖壑間聚若丹砂明溫泉發其陽撫訶勤百靈  
前峰指金閣真境標珠庭白道人跡稀青岵雲氣生信美無少留  
緬焉起深情

龍門

疎身望龍門緩轡行兀兀溪迴愁屢渡兩橫驚暴溫兩崖儼相向  
百水怒爭出人言馬上郎快意每多失自非渥注種不得矜捷疾  
飄飄蟻蝨臣凜凜鼉鼉窟皇靈重覆冒利涉用終吉迴眺向所經

千嶂隱朝日青林外盤紆黃流中蕩潏後來未渠央君子宜戰慄  
獨石

解鞍及亭午稍欣烟霧收蒼然衆山出歷歷如雕鏤前瞻一石獨  
靈宮居上頭頗聞去年夏水激龍騰湫走避登屋山夜半齊呀咻  
幸茲溪澗中今作清淺流宴安不可懷變化誠難求翠華渺在望  
行矣毋淹留

擔子窪

自從始出關數日走崖谷迤迤度偏嶺險盡得平陸坡陀皆土山  
高下紛起伏連天暗豐草不復見林木行人烟際來牛羊雨中牧  
颯然衣裳單咫尺異寒燠佇立方有懷相逢仍問俗畏途宜疾驅  
更傍灤河宿

李陵臺

日暮官道邊土室容小憇漢將安在哉荒臺猶髣髴依徊為之久  
懷古增歎歎長風吹曠野飛雨千里至蕭條蒼山根草木餘爽氣

昭文席湜藏書

常憐司馬公予奪多深意奏對實至情論錄存大義史臣司述作  
遺則敢失墜

上都分院

晨興過桓州旭日生蒼涼舉頭見觚稜金碧何巍煌洪河貫其前  
青山環四傍暮投玉堂署鼇峰屹中央升階旅羣彥官燭分餘光  
琴冊森在側談笑來清觴列坐無所為陳詩詠黃唐帝鄉豈不樂  
父母遠莫將起視雲漢低垂星爛寒芒南飛有冥鴻邈哉天際翔  
遊寶陀寺

十年望滄海臨流不能度蒼茫歲華晚邂逅舟楫具拂衣乘天風  
挂席隨烟霧旦從蛟門發暝投翁洲住前瞻積水深島嶼青無數  
梅岑特孤絕遙見日出處寄身人境外矯首禪關路粲粲金砂石  
離離白花樹高期愜幽抱歷覽增遐慕俯伏苔磴間庶與真靈遇  
二邊非可取三觀何時悟嗒然坐忘言目送寒潮去

雪竇紀遊八首

移舟泊泉口我行已信宿天寒洲渚生峰迴川途曲烟霞蘭若高  
別墅在林麓攬衣待明發石路何幽阻日出不見人林深但多虎乳峰稍已近  
恐懼那復數高人欣相迎山門帶流水風生珠樹間月窺鏡池裏觸景遂成迷  
應接殊未已幽尋指山椒崖傾忽如瀉俯身視木末懸水在足下冥冥巖岫中  
宴坐奚為者亭亭妙高臺迤出千峯上怪松多十圍巨石非一狀心賞孰與同  
昔賢有餘唱蕭然上方境人稀知地僻中峯路難辨丹山雲仍積徒聞古仙人  
石上餘足跡詰旦逾西岡草木蓋深秀梯苔下絕巘坐石看飛溜陰靈多窟宅  
欲往不敢又

昭文席湜藏書

興移初出山繫纜長汀樹夜來雪已深溪風水難度猶疑鐘磬音  
遙遙白雲處

送曾止善孔廟司樂

周官重司樂典教專成均如何千載下實去惟名存之子負遠志  
被褐徂冬春依徊不自銜保此席上珍小試特豪未食祿同庶人  
幸與駭奔齒位早競仍尊既殊仕伶官况及游聖門金石方在耳  
頌聲未奔淪聞風苟有作薄俗斯還淳嗟予領胄子四術空遺文  
鏗鏘尚莫辨論說將何云臨分用自愧贈言聊具陳

同王章甫待制校文上京八月十五夜宿龍門驛

涼風墮黃榆萬馬皆南馳而我方北首度關及鳴鷄石路幽更阻  
僕夫慘不怡徐驅待明發決濟窮烟霏貂裘者誰子恠我逢掖衣  
為言霜露多遑遑獨安之我非不自愛簡書今有期憶昔州縣間  
折腰向小兒荏苒二十年白首初登畿同袍如燕鴻去住恒相違  
悠然慨平生與世何參差暝投龍門驛高館臨迴溪青崖拱白月



水木含餘輝秋色故瀟灑我行殊未遲相從况魁秀烟若珊瑚枝  
衰暮奚足云一觴聊共持

送鄭以道

鄭君不羈客漫仕常優游故人滿天上獨佐嶺南州嶺南風土異  
去天將萬里駟騎如流星衆手挽不止到官定多暇坐對梅花時  
溪石秀可硯泚筆成新詩詩成付迴鴈動是春冬隔用儒行召君  
努力崇明德

送王君冕同年歸長安

昔忝膺薦送被褐趨上京蒙恩賜清問彙進陪時英束帶任州縣  
暫為閭里榮蹉跎二十年來拂舊題名升沈久已判存歿復堪驚  
忽逢王明府話舊欣合并蕭條逆旅中書帙亂縱橫坐閱車馬喧  
澹焉若無營雖懷帝鄉樂不受世網嬰寵辱端可齊去就一何輕  
空餘綈袍戀猶軫故人情予方徇微祿未能返柴荆終然無補報  
白髮日夜生如何同游處餞此千里行度關秋風起落木寒蟬鳴

昭文席湜藏書

相思阻良覲惻愴何由平

題社左司西巖詩卷後

吾聞古達士大隱非山林如何鷓鷯間白駒起遊心遙遙望故山  
紫塞繚以深峯巒勢交集積翠千萬尋園廬在其下門巷常惜惜  
軒窓帶流泉花木久成陰春秫足新釀亦有書與琴終然戀魏闕  
未忍投華簪平明奉朝退粉署鬱沈沈披襟坐高閣獨對西山岑  
爽氣幸可致塵慮安能侵勿云須吾土始用窮登臨異方苟同得  
視古猶視今聊為招隱篇往和巖中吟

題象山環溪圖

崇山標地靈萬古聚清淑堂堂故相家高風在喬木仙翁上天去  
逸響今誰續優哉四千石接軫飛華轂夫君冰雪姿乃爾抱幽獨  
翩然來帝旁霞裾儼初服侍祠明廷上厭直齋廬宿曉言懷舊居  
結構依山麓軒窓對晴嵐林杪出懸瀑散為百道泉噴薄翻珠玉  
餘潤之所蒙杭稻豐比屋春事日向深桃源酒方熟往來無俗駕

黃文獻公集卷四  
異書仍可讀歸歟定何時專此溪一曲相逢京洛間紅塵眯人目  
披圖覲佳致山水增新綠先賢止息處杖屨存遺蹟愛山錫嘉名  
惠幸及樵牧于于後來者猶或被膏馥安得從君游青雲兩黃鵠  
題趙涼公瑞瓜圖

慶門集嘉况異瑞呈瓜田生五而成十奇偶出自然觀物可知德  
發祥匪由天願言植靈苑永奉君王前合形表同休雅詠流綿綿  
歲晏

歲晏木葉落遙見東城隅雉堞鬱嵒列屋何蕭疎悠悠西南望  
赫赫金張廬退朝集冠蓋鳴珂涕通衢合運多俊遊並轡飛華裾  
顧盼有光彩行者為踟躕俯慙筋力微無從效馳驅日斜坐官舍  
還拂案上書緬彼川路長感此年運徂遲細不能去歎息將焉如

送陳太祝

夫君青雲彥早通金閨籍弁服勞駿奔執事謹朝夕忽乘使者車  
意氣何輝赫將指固有嚴為務本非劇經營禮文事詎日期會迫

昭文席湜藏書

定知多餘暇時復肆游歷向來佳麗地觸目成陳迹西山獨偃蹇  
不改太古色相逢幾遺老慷慨語疇昔芙蓉君子花足以娛使客  
我方守一官兀坐如龜息當歸更淹留臨別增感激長風吹遠塵  
浩浩千里白欲附南飛鴻安得生羽翼

送王鍊師歸四明

飄飄采真侶乃在四明山霞裾朝帝所瓊館留人間忽聞雙鳧舄  
却向東南還望之若流星邈然不可攀海月照階祀天風飛佩環  
我何苦羈旅冰雪生朱顏

集淵明詩句題李中甫負外稼亭

東方有一社客養千金軀束帶候鳴鷄出則陪文輿代耕本非望  
暫與園田踈園田日夢想技冠旋舊墟興言在茲春新疇復應奮  
田父有好懷過門更相呼披草共來往履歷周故居悠悠待秋稼  
時還讀我書雖未量歲功栖遲固多娛此事真復樂此語真不虛  
餞送傾皇朝歸子念前途前途當幾許直至東海隅古時功名士

事事在中都遙遙沮溺心君情定何如

集淵明句題胡生嘉樹軒

孟夏草木長霜露憔悴之藹藹堂前林冬夏常如茲嚴霜九月中  
卓然見高枝如何捨此去白日掩荆扉深谷久應蕪此蔭獨不衰  
龜俛六九年懷此貞秀姿常恐負此懷未足為高栖及時當勉勵  
慷慨思南歸親戚共一處日夕歡相持披榛步荒墟登高賦新詩  
坐止高蔭下一觴聊可揮從今至歲寒縱心復何疑

永嘉王君自製挽歌辭蓋能安乎死生而未忘情乎死生者  
也集淵明句以釋之

自古皆有歿我今始知之居常待其盡逝將不復疑人生無根蒂  
去來何依依既來孰不去奄去靡歸期復得返自然人生良可辭  
何事空立言念此懷悲悽日醉或能忘一觴聊可揮且極今朝樂  
千載非所知

七言古詩

昭文席湜藏書

題陵陽牟公紫陽方公詩卷

兩翁風流掃地無文章光燄埋丘墟紛紛小兒政疾走安用佩玉  
飛長裾憶昔登堂三十載夢想時復瞻眉鬚昆蟲閑閑水返壑孰  
使驪龍遺頷珠願言保此勿輕出幸免兒輩相睚眦

題大瀛海道院

丹山之山青崔嵬隱居舊隱山之隈千年土鼎為誰出深崖古像  
松聲哀鴻飛天上爪在雪過者莫晚君能來想當月斧乍揮霍奔  
走屬役皆仙才卷藏瀛海歸一粟願矚瞬息生風雷森然如有啟  
神界白日照耀金銀臺昔聞使者茲入海樓船烟霧何時迴君其  
置此勿復念少頃碧水揚黃埃九重護漢 陛下聖方士未易誇  
蓬萊琳宮貝闕長望幸天高海濶心悠哉

陽山昱上人訪予吳門寓舍求為湘竹詩予辭以未見竹上  
人不遠六十里自山中舁其竹而來好事有如此者欣然為  
賦長句

道人來自陽山麓，手携舊種千竿竹。小栽方斛不盈尺，中有瀟湘  
江一曲。未信天工能爾奇，不知地脉從誰縮。晴窓脩脩散烟霧，眼  
底森然立羣玉。豈期我乃累此君，蒙犯風埃走塵俗。故山方遠重  
愁絕，新句未成慙迫促。黃岡之產大中椽，政用材美剗其腹。願言  
保此終天年，歲莫山中伴幽獨。

杭州送兒姪歸里

空江月滿潮聲怒，二兒勇踏潮頭去。故園天末渺予懷，夢中識汝  
歸時路。起向江樓遙望汝，江上青楓正霜露。涼風颯颯吹汝急，櫓  
搖背指龍山渡。翩然一葉舞中流，嗟汝童心得無懼。自我西游歷  
三紀，舉目交朋半新故。下車相揖何紛紛，白頭朝士猶徒步。玄都  
觀裏舊桃花，見我重來能幾度。緬思疇昔仍念汝，倚徙闌干日將  
暮。前潮方斷後潮續，層波複浪無重數。魚龍出沒相後先，疾雷槌  
山雨。如注隔岸峯巒空，復多沙際冥茫但烟霧。計程知汝已登陸，  
息肩弛擔今何處。明朝過我三釜山，能勿徘徊起衰暮。近聞旱魃

昭文席湜藏書

肆為虐殺吾手植千株樹，且須為我語比鄰。莫遣牛羊上丘墓。

題松溪圖

獨騎瘦馬走赤日，忽對畫圖雙眼明。想見高人茅屋底，石床卧聽  
松風聲。秋風漸高霜露白，松根茯苓已堪食。鬱紆遲暮祇自憐，卷  
圖還客三歎息。

題周鍊師雲崖圖

我本山中牧羊客，偶然失脚紅塵陌。矯首丹崖不可攀，但見層空  
暮雲碧。樓居仙人元不死，天長地久無消息。騎麟鬪鳳者為誰，道  
上相逢不相識。披圖示我舊游處，流水桃花尚春色。為言白石久  
已爛，茯苓無復成琥珀。忽然長揖不肯住，飄若流星去無迹。若為  
握手賦歸來，永與人間風雨隔。

贈熊天瑞先輩

熊君南州山澤臞，敝衣不滿六尺軀。年登七十氣尚麤，撥棄舟楫  
遠江湖。塵埃掠面水生鬚，北走梁宋至皇都。舉頭仰瞻

天子居姓名無由達公車何王之門無長裾君惟抱瑟王好芋寒  
風蕭蕭雪塞廬退從諸生詠唐虞詩成篝燈手自書字如凍蠅密  
復踈食可無肉出無驢為我蹤履來于于曰予其歸無所須一言  
用比明月珠我方守官楸株拍嗒然忘言據槁梧童子穰穰環座  
隅笑我腹笥太空虛感君遠來增歎吁愛莫助之將何如翰林主  
人揭大夫與君少若同隊魚巖棲穴處多其徒君歸而求宜有餘  
長歌鼓缶聲嗚嗚青天自高雲自孤

番禺周節士歌

周君生長番禺君里長身侯侯鬚仍美師張先生業孔氏夏螢冬雪  
頻繼晷先生愛君不亂散君謂先生我知已遭時戰伐多瘡痍賊  
衆乘之作姦軌郡檄先生得一洗先生慷慨為之起曰彼蚩蚩聚  
蜂蟻亮渠本我家奴爾我將答之用折箠披其角毛脫距嘴奴挾  
兵來速如鬼反噬其主先生死先生諸子俱幼稚周君聞之失箸  
匕曰古復讐蓋有禮師長之讐視兄弟我今必也書于士走告郡

昭文席湜藏書

府伏以俟府公義之弗敢止授以爰斯與孤矢或云彼衆我無幾  
盍募援兵為表裏君奮不顧行益駛賈勇直前無與比賊窮擲金  
計何詭得金失賊墮其餌亟取貪夫尸諸市士氣復振賊乃靡追  
奔逐北劇賊壘迅雷不及掩其耳一柵既覆衆柵毀生致賊奴洎  
妻子刑其心肺獻俎几告于先生辭疊疊凱旋公庭旗旂旒散遣  
部伍歸耘耔天戈耀日方南指郡將效死弗拜跪周君堂堂衆所  
恃人咸謂君今可任細書降表僅尺紙大或公侯小刺史君言我  
本不獲已出為吾師刷讎恥罪人已得賊已弭東村西落無荆杞  
不義富貴寧飲水公毋多談且休矣閉門高卧肉生髀白駒空谷  
餘四紀歿葬金潭有廟祀鄉人歲時擊羊豕子嘏來與曾子齒踵  
門泣涕言如此嗟君壯節甚奇偉播茲歌詩侑哀誄

送李憲使赴燕南分題得烏飛曲

臺中樹枝上烏無數當年元只為公來今日從公却飛去趙北際  
燕南垂道傍綠樹多好枝公之所憇烏所依公毋亟行烏勿飛問

公此去何時歸上林春深樹如織公歸但聽烏消息

贈夏德頌

夏君懷抱何磊落卜居不肯依城郭丙舍新開近墓田雪柏霜松  
醫丘壑一朝興來不可遏萬里黃塵走京洛叩門遺我尺素書儂  
玉駢珠相照灼為言家世本矍鑠餘力惟知事耕鑿窮年甘與鹿  
豕遊敢希鴻鵠翔寥廓祇今遠來亦有意求詩元不求官爵華星  
秋月幸分輝持向山家慰蕭索我聞君言重太息感君望我殊不  
薄清時雜選富才彥管鳳鞭鸞趁館閣揮毫成風墨成兩瑞錦披  
張紛製作一言引重力千鈞青雲驥尾端堪託願吾方為白讀師  
撥拾殘編味糟粕坐隅童子日叟叟平生雅意渾銷鑠奚暇清吟  
發天巧剪紅刻紫供嘲謔君歸卉木尚餘春况值新篁初解籜傳  
家有書故可讀有石可眠泉可酌大勝山人來索價低頭欲就微  
官縛我雖齷齪坐無氈有客如此良不惡戲拈葦管和竈煤為君  
聊賦山中樂

昭文席湊藏書

風樹唵為李生作

返照入深林牛羊在丘壑風吹白楊樹葉葉各自動如何當此時  
孤子萬里歸有琴未成聲遽欲絃吾詩吾懶言詩子姑去抱琴聽  
子風中樹

五言律詩

次韻答陳君采兼簡一二同志七首

溫詔欣初覩我冠蓋共纓如何滄海上獨看白雲生燈火三千積  
冰霜五百程誰須富車騎終古陋桓榮  
憶昔雙溪上相逢暮雨時交游傾意氣談笑挹丰儀草草中年別  
寥寥大雅詩受材知有分豐嗇竟誰司  
不謂飄零日求賢網四張胡然卑小技乃爾闕孤芳寶唾非無色  
冥鴻詎有行散材何所似徒愧飾青黃  
十載西州客論交著處新時時談述作一一望光塵澹月銀河曉  
曠風玉樹春幸令窺髣髴微薄尚何伸

默守知存道清言不廢儒身方同木石名已在江湖此士須前席  
何人屬後車唯應畊釣者縹緲識霞裾  
尚想南歸始簪花出禁闈塵沙迷故步桃李借餘輝有日酬天造  
終身返布衣風流成二老巾屨倘相依  
亦有貞居子難忘太古情詩筒來絕響茗椀出新烹磊落單傳意  
蕭條異代名無為念離別惆悵不能平

洋山夜發

肅肅洋山暮倉忙拜水神吹噓端有力漂泊竟無津黑夜魚龍界  
皇天蟻蝨臣生還如偶遂敢憚歷微辛

陸氏水軒分韻得揚字

高會軒楹敞清秋笑語涼行雲隨度曲野水映飛觴坐挹才華盛  
衰慙鬢髮蒼新詩穿窈眇何力共游揚

寄黃伯陽

摻別逢春雨移舟落夜濤忽驚滄海大轉覺碧雲高揚子多奇字

昭文席湜藏書

玉祥忝佩刀深情空繾綣短髮正刁騷

送陳養直歸四明

迢迢淞河水同渡不同歸執袂方成別驚帆已若飛野橋行處酒  
風雪去時衣瞻望嗟何及天長鴻雁微

送胡允文紹興錄事

斯文千載後一髮渺存亡尚喜衣冠舊能傳翰墨香春秋嚴助對  
富貴買臣鄰莫厭官曹劇諸生在鴈行

讀陳制幹遺事

歷歷青雲上飛揚彼一時深春曲江宴清夜郎城詩老去山河在  
仙城日月遲空言徒有託千載欲誰期

隆山牟先生挽章

井絡收英氣文昌返列星能官須闕閱仍世覲儀刑漂轉逾三峡  
森扶並五丁芝蘭紛滿砌橘柚歛充庭它日看空櫪羣公羨發硯  
鼎湖驚掃迹華表訝摧翎風物嗟王粲心期託管寧乘桴良已後

抱瑟匪求聽此道誠何病明時忌獨醒迢迢瞻北極袞袞化南溟  
薦刺多新墨恩袍祇舊青故應檀座冷不愧草堂靈會藥餘深味  
縣車及暮齡一朝傷永訣千古闕遺經謬忝鴻私久徒增雪涕零  
無辭歌薤露有恨寄泉扃

入京道中寄同里諸友

十年州縣底及此望京華客路時時雨春江岸岸花何方堪報國  
將老更浮家可得同携手山顛復水涯

送句龍提舉之雲南

獨抱文章印驅車背朔風行歌萬里別聲教百蠻通列郡創殘後  
諸生色笑中誰當借計吏封殖待新功

題天童疊秀軒

名山標巨剎樓閣在青冥別路通禪窟當軒列翠屏暝禽多雪色  
偃樹盡龍形負土新成塔非才愧勒銘

癸酉四月同子長至赤松子長先去遂獨宿智者之草堂已

昭文席湜藏書

而子長與正傳俱來同出靈源詣鹿田遊三洞遠過山橋至  
潛岳謁故中書舍人潘公之墓復迴智者而別

昔共張公子翩翩訪赤松重來經兩紀獨去宿孤峯古木蒼陂映  
禪房側徑通夕陰千嶂黑人靜一燈紅幸及軒車會寧辭杖履從  
相看如夢寐健走愧兒童春盡山仍好林深磴忽窮天低時墮雨  
寺遠但聞鐘吊古田無鹿探竒洞有龍幽尋穿窅窳高步踏玲瓏  
靈草多成藥踈篁不作叢嵐光凝晡暖野色在空濛下瞰疑無底  
言旋復向東巖阿樓斷磴烟外落飛淙細路緣苔磴危橋跨石猷  
泉依山曲曲雲與樹重重巨剎連名岳穹垣護畝宮倚闌斜日下  
入室老僧逢零落螭頭黑荒涼馬鬣封不才持薄祿終古望遺風  
弛擔雲闕裏傳觴雪峽中追隨尋道侶述作付文雄急景真流電  
浮生尚轉蓬後期觀歲晏來徃意憧憧

送簡縣尹

簡氏多兄弟才名萃一家嗟君本朝士出宰向天涯度嶺三冬雪



行春一縣花應憐未歸客鞍馬尚風沙

送趙仲理御史

藉甚聲華舊頻年沐盛恩校書天祿閣執法太微垣攬轡炎埃豁  
揮毫玉露繁庸疎徒自笑枝贈欲何言

送趙宗吉御史

憶共趨龍禁驚聞正豸冠汗顏居館下矯首望臺端去路黃河直  
飛霜白日寒仙舟如可託歸理釣魚竿

送馬伯忱教授

卓犖青雲彥飛騰及妙年書成天祿閣座有廣文羶九陌車塵外  
千軍筆陣前白頭慚倚席臨別思茫然

送王道一郎中

使者下青冥郎官動列星揚旌開瘴癘持斧用雷霆遠俗難馴化  
儒臣解引經無知多詿誤能勿望平亭

送宋顯夫憲僉分題得邵伯埭

昭文席湜藏書

謝公千載後陳迹在淮壩遺愛傳終古嘉名配昔賢藕花方爛熳  
使節莫流連移取甘棠樹分栽郢水邊

送宋翼卿照磨

莽莽關河路西征獨據鞍借材蓮幕底養望柏臺端指日傳溫詔  
朝天正法冠廣平心鐵石寧憚朔風寒

送潮陽蘇縣尹

夜水藏蛟鱔秋天卷瘴雲田多陶令秫石有大蘇文巧宦誠為樂  
修才況不羣尚煩驅筆陣時復張吾軍

同劉遂初脩撰周伯溫編脩任大瞻經歷王繼志架閣西山  
行香次遂初韻

仙馭賓天久衣冠此出游祇園金地古汾水白雲秋謁拜陪諸彥  
躋攀展寸眸始知山水窟近在帝王州深岫藏青靄平蕪映綠疇  
層臺臨太液環海象瀛洲粵自遺弓劍無從望黠旒明庭虛次舍  
綵纜舊維舟陸戢盈千列靈輿副九存祠官偵伺謹中使往來稠

備禮兼今昔求神遍顯幽琅函開貝葉玉瓚薦黃流彤璽人天合  
輝光日月伴遙看陳羽衛疑是問龍樓花雨續紛落香烟泱泱浮  
重闕羅虎兕簇仗擁螭蚪去去簫聲遠微微扇影收清都成夢境  
塵劫等浮漚歸逕綠湖尾殘陽掛樹頭舉杯相慰藉分席暫淹留  
物色迂行轡風寒散裘迴瞻天路永坐感歲時周應闕慙衰朽  
非材墮謬悠詞林富鴻藻珍贈若為酬

題道士熊君壽母詩卷

跨鶴出山中春衣密密縫度闕占紫氣賜酒折黃封介壽慈顏喜  
承家積慶重蘇眈却來否石上有仙蹤

七言律詩

闕下口號

通駁先猷在作人忝陪多士奉 明綸端闈乍啟清光近臚句高  
傳茂典新奎壁照臨回景運風雷鼓舞契昌辰不才何以酬 天  
造徒詠菁莪樂至仁

昭文席湫藏書

賜第後歸謁郡府承為置宴口號

拜賜纔霑雨露香又驚盛典出黃堂鳴騶合選迂千騎坐席雍容  
累百觴宅日同鄉脩故事不才終古被餘光承宣 德意逢明牧  
諸彥能無共激揚

郡廳宴集之明日鄉先生復為置酒重述口號

去年此日宴瓊林雨露光華映古今稱慶謬承賓禮重徽榮彌覺  
主恩深少須 天詔從容至坐看宮花取次簪千載斯文寄來哲  
可應外物累初心

北山歸路呈古心師兼簡方外諸友

尋幽偶向靈源宿却過雲關望翠微初日映空千樹立驚風遶磴  
百泉飛舊題歲月人頻異乍別烟霞路易非幸有潘郎遺事在何  
時一鉢去如歸

喜趙繼道至有懷陳君采

匆匆聚散定何常耿耿心期故未忘草木關情人事異雲霄迴首

路歧長交游歷落銀河隔製作紛綸瑞錦張為語何時共傾倒秋  
床風露已生涼

寄曹子訥于壽道二同年

憶同鵲立蓮天閑清漏無聲虎豹閑黃榜未開齊望拜紫衣高唱  
遽分班已驚思出尋常表更羨身居季孟間海國鄰疆幸無遠可  
容接武向蓬山

寄別宋推官

目斷仙帆去莫從翩然心逐北飛鴻未忘綠幕追游盛况忝黃堂  
禮教崇南國幾人歌召伯漢廷有日相于公悠悠聚散何堪計趨  
走終期出下風

送姜學錄

短褐蕭條兩鬢蒼逢人猶解說春坊雲霄有路新推轂風月傳家  
舊佩囊此去官曹雖冷落不妨門戶暫輝光况聞寮友多華胄休  
暇過從樂未央

昭文席湜藏書

送鹽官傅都目

春風匹馬去翩翩老佐名州鬢未斑遙數驛程知到日坐令官府  
靜如山河塘燈火機聲裏墟落鹽烟海氣間歷歷舊遊如夢寐可  
容乘興一追攀

送杭州貢教授致仕歸里

宦情鄉思兩依依獨裏寒氈去若飛歲晏忍為千里別林間驚見  
一人歸官河遠樹迎仙棹夕日暄風颺綵衣湯使臨歧生悵望可  
容泉石借餘輝

陳山晚泊

一柱孤撐杳靄間人言此是客星山流風百世今誰嗣應詔諸生  
故未還荒冢草深迂石路高齋月滿闕松關窮年漫迹滄江上及  
此維舟獨厚顏

送三高祠陸主奉

垂虹古祠煙樹新昔賢高致久無聞畫圖想像空陳迹譜牒流傳

喜到君春水白鷗分座席寒泉秋菊薦爐熏臨歧何限滄洲意日  
斷風帆天際雲

送陳推官之信州

三朝兩世掌絲綸異代仍瞻玉樹新尚喜傳家餘宦譜又聞議獄  
用儒臣中年離別情何限南渡風流迹未陳遙想郡齋多暇日肯  
憐州縣正勞人

送胡古愚兼簡道傳博士

坐擁臯比十載餘忽聞飛鶚上公車此行未可輕投筆隨處猶須  
小吏裾燈火尚慙餘事在雲霄轉覺故人疎為言留滯今頭白無  
用諸公薦子虛

送淮海書院丘山長

遙望官河駐綵橈春深絳帳不蕭條已驚雨露恩光厚還喜山川  
物色饒盡日樓臺人載酒隔江燈火夜吹簫定知館下多才彥政  
樂風雩對一瓢

昭文席湊藏書

留別錢翼之

矯首清標二十霜白頭傾蓋鄭公鄉忘形肯厭追游數借潤頻飛  
翰墨香世態浮雲看不定別情流水去方長杏花時節霏霏雨誰  
共春風舉一觴

諸暨休日偶書

一室蕭然似冷官更無車馬駐江干天清不斷絲絲雨春淺猶生  
陣陣寒公事痴兒何日了雲山圖畫要人看輕風正滿微黃柳誰  
與相從試凭欄

湖心寺夜坐

蕭蕭涼月滿池塘水檻風櫺四面開一柱殘燈何熠煜半簷衰柳  
故崔嵬謬持微祿知無補未謝餘緣得重來塵土馬蹄何日事可  
容良夜廢銜杯

次韻荅徐文蔚

一別溪頭十五春歸來烏帽尚黃塵故應用意崎嶇外未忍忘情

寂寞濱圖畫雲臺非我事掛冠神武獨何人也知州縣徒勞耳相見空慙白髮新

送顧仁甫上計京師

憶昔曾隨計吏行浮湛州縣竟何成涼風嫋嫋仙舟去夕日依依魏闕情金匱故藏多鉅典石渠高論盡鴻生樓身朱墨非吾事早晚公車上姓名

送沙彥文架閣分題得西山

憶昔寒江破浪歸西山迴首落烟霏忍逢朝士登舟去如望仙人拔宅飛游戲何妨依綠水追趨早已到黃扉公餘若過滕王閣為捲朱簾挹翠微

題金明宴游圖

危樓縹緲碧波中曲檻方櫺面面通雲氣傍花如欲雨柳絲垂地不驚風千年華表人非是九奏鈞天樂未終更有殘山并剩水頌君迴首六橋東

昭文席湜藏書

上巖寺訪一公

曉色微茫尚帶星脩蹊孽嶺斷人行獨支瘦竹身猶健高入重雲地忽平落月正當山缺處細泉頻作雨來聲上方燈火青林曲隱隱疎鐘一再鳴

寄題高遠樓

聞道危樓架次寥樓前物色不蕭條窓臨謝傅祠邊樹門對曹娥渡口潮解使詩人爭應接也知老子極風標倦游已忘山陰路勝踐仍須折柬招

題東柯谷圖

長松密竹翠交加洞府新開碧海涯石上仙人留足跡春深澗水出桃花流傳圖畫來千里半長兒孫只一家目斷飛鴻那可舊遊空指赤城霞

聞趙繼清調安陸縣尹

慈恩塔上墨猶鮮一別重來十七年相見都門驚判袂又聞澤國

去鳴絃素衣久出風塵外青瑣行依雨露邊  
跋馬望君先教日縣花雖好莫流連

送畢縣尹

歸途環佩曉珊珊白日青天映羽翰疑是省親辭  
太學驚聞出宰用郎官花迎墨綬春光暮風引仙舟  
海色寒想見捧觴仍戲綵鄉人爭作錦衣看

題雪竇妙高臺

偶為清游宿梵宮凌晨試上最高峯水翻雪色寒  
猶落雲掩丹光遠更重舊有一僧能跨虎近聞三  
洞盡藏龍下方車馬應難到烟際唯聽日暮鐘

題觀海圖

昔年解纜峯江上初日團團水底紅鼉吼忽搖千  
尺浪鷗飛仍挾半帆風遙看島嶼如星散祇謂神仙  
有路通及此棲身萬人海舊游却在畫圖中

昭文席湜藏書

次韻題劉氏石壁精舍

佳城杳杳隔千峯精舍寥寥一徑通夜靜寒泉猶  
映月秋深老樹不驚風舊題尚喜苔碑在高卧無  
令蕙帳空我已倦游今白髮有山如此願長終

送葉仲輿巡檢

重著儒冠望帝鄉翩然一舸犯晨霜秋來鬢髮依  
前黑日射河流徹底黃此去乘槎須有路可容執  
戟更為郎絲綸閣下多知己握手應分滿袖香

和外舅主簿公自為挽詩

五十年前馬上飛青春流水去難追一從玉樹歌  
殘後數到黃梁夢覺時李賀元無樓可記劉伶漫  
有鍾相隨少須海上蟠桃熟歸蓬仙班恐未遲

留別一公琳公

浪走紅塵鬢已絲此身端合老巖扉興來復舉山  
陰棹別去仍留

海上衣夜聽泉聲如雨落晴看天末有雲歸浮萍飛絮何時定空使詩人賦式微

送趙繼清潮州推官

相國南遷有故居理官高選出新除承恩特與金魚袋訪舊爭迎駟馬車春入園扉庭草暗天低驛路嶺梅踈鳳池不隔同年面歸及梅花鴈影初

送傅汝礪之安南

南徼車書路不遙秋風使節下青霄頗聞僚佐登才彥應有文章達教條日照樓舡江水活天低銅柱瘴雲消歸時嶺上梅花發想見詩囊未寂寥

送式公歸高麗

一錫凌空海上飛星河蕩漾宿雲披頗驚遠鶴歸來晚正值驪龍睡覺時百尺珊瑚無地種六花簷蔔任風吹高秋蘭若烟波外此樂應須久自知

昭文席湜藏書

題甯節婦詩卷

春旗柳色映門閭華扁新題節婦居作傳小裁青竹簡疏封近降紫泥書河壩松柏風烟外階祀芝蘭雨露初三釜及親殊未晚花前何日奉安輿

送孔御史歸曲阜

清流共喜聚羣賢新渥時聞下九天東觀紬書何日了中丞遺笏要人傳過家莫久依林廟封事先須徹御筵千載斯文寄來哲臨分握手重懸懸

送龍南歐陽縣尹

絲綸閣下半同袍獨上南船去莫招出宰不嫌官俸薄過家未覺驛程遙長溪白石晴雷轉深洞黃茅毒霧消想見行春有佳句坐令遠俗變風謠

送謝仲連小虎巡檢

而翁許史舊家聲遺子黃金不滿籬坐擁齋爐驚歲晏出來邊障

屬時清遊山定復多詩句飲酒何妨得老兵  
媿我白頭官尚冷夜深仍對讀書檠

送烏編脩代祀海岳南鎮兼簡明善隱君

承明退直馬如龍將指祠庭禮教崇  
岳色非烟生近甸川靈藏器出幽宮  
周原共識皇華使禹穴誰陪太史公  
亦見安陽韓處士為言客髻已秋蓬

贈黃資深

涼風蕭蕭吹敝裘三年小作周南留  
相逢傾蓋盡青眼肯抱遺經空白頭  
捧檄定知毛義喜著書非有虞卿愁  
春秋決事待公等莫戀寒氈成久遊

題張武定公死事詩卷後

古稱馬革裹尸還祇有空言世共傳  
一死如公良偉甚百年遺廟獨巍然  
要從身後觀餘烈試聽軍中奏凱旋  
文武衣冠方迭起後先奕葉更綿綿

昭文席湜藏書

題王君冕同年芳潤亭

花縣歸來晝寂寥終南山翠湧亭臯林  
深未覺蘭蓀變天遠何妨雨露高  
此去漑根須食實誰分贖腹與殘膏  
行看小試揮毫手香霧霏霏滴鳳毛

題丁文苑同年哀詞後

自別瓊林雨露邊江湖目斷繡衣前  
烏門尚想龍初化遼海驚聞鶴已仙  
烈日秋霜耿耿重山宿草正芊芊  
不才後死知何用坐對諸郎獨泫然

送尉彥誠道州經歷

一別垂垂四十年朔風吹鬢兩蒼然  
寒氈久坐歸何日上幕初登望若仙  
莫使催科書下考盛談名理繼前賢  
春生馬首逢迴鴈併寫相思入近篇

送陳季和

高齋燈火正蕭條忽邈天風上沈寥  
共喜彈冠如貢禹豈期投筆



學班超時清桴鼓無用歲晚弓旌倘見招雪後江南春水活重  
來莫厭驛程遙

送陳君歸江西

咫尺清光近玉除姓名何不達公車也知賈傳今無策猶幸虞卿  
舊有書江上歸帆隨去鴈年來旅食厭騎驢諸公正索山人價能  
勿相招學隱居

送張良卿學士之淮南

坐厭流塵拂面紅行携涼月下青穹三千里外揚州鶴四十年前  
御史驄先廟鐵衣猶挂壁兒郎玉帳已生風貞元朝士今無幾歸  
及花時一咲同

次韻蘇侍郎平村暮歸

中臺多暇獨儀曹退食歸來路不遙扶老未須蒼玉杖行春聊過  
赤闌橋揮毫風雨傾三峡聽履星辰接九霄媿我白頭方倚席敢  
將巴曲和仙韶

昭文席湊藏書

壽吳宗師

非煙瑞氣鬱嵯峨帝遣仙官下大羅坐坐層雲三界小行周花甲  
十年多詞臣灑翰題真贊 詔使傳觴薦雅歌少駐壺中閑日月  
長安銅狄要摩挲

嗣天師禱雪有應諸公咸為作詩邀予同賦

萬人舉首望蓬萊 詔使函香出上台秘殿綠章方夜奏層城銀  
闕已天開新晴更覺西山好和氣應先北斗迴下土儒臣驚偉觀  
仍聞鳳沼有詩來

送王法師祠武當山

二月春光畫不如綠楊陰裏度雲車獨持使節辭金闕遠上天壇  
禮玉虛候吏傳呼開洞府羽人指點望霞裾仙家近在蓬萊境歸  
及皇輿北狩初

送尚子正理問

上相臨分控列州理官高選用儒流風生使節聲華舊地近台垣

黃文獻公集卷四  
寵教優南土政平多暇日西山氣爽入新秋公餘若過滕王閣煩  
為題詩在上頭

送蘇伯脩憲使

久參法從侍凝旒忽擁轡輅按列州太史山川皆熟路淮南草木  
自生秋遙瞻龍節辭中禁尚想鼇峰接儔游檣散鄭虔無所用幸  
搜巖壑副旁求

送王止善檢校

官無失政吏無私鉤校寧煩事細微遙想名曹多暇日不妨高詠  
發清暉潮生江上仙舟迥春到湖邊驛使稀送盡北來南去客石  
田茅屋幾時歸

送高唐李知州

來登延閣預時髦出守名州領教條已羨漢儒知吏事要觀齊俗  
變風謠雙旌前路方迢遞八座家聲未寂寥此去行須歸報政鳴  
珂幾日造昕朝

昭文席湜藏書

送傅汝礪廣州教授

耻學山人赴辟書勇隨使者駕輅車橫經久合居高座上冢應須  
過舊廬黑夜文星南斗外青冥鵬路北風初來期木落梅花後待  
詔先生席正虛

送劉遂初脩撰

近聞退直自承明忽報揚州出鳳城未老已嫌金帶重暫歸不著  
繡衣行故人尚作瀛州客歲晚無忘魏闕情臨別贈言聊復爾誰  
能持酒勸公榮

送于指揮歸密州

故山東望路何長遠奉靈輻返壽藏予告公朝存舊典疏封象壤  
發幽光揔戎行復開油幕傑直仍須赴玉堂它日過家如上冢歲  
寒松柏正蒼蒼

書巢張君挽章

歲晚巢居寄一枝上林無樹可相依不隨葉縣飛鳧去竟作遼東

化鶴歸架上牙籤書在否門前珠履客來稀春江如箭舡如馬忍  
見丹旌颺落暉

五言絕句

題趙公畫蘭竹

猗蘭幽人操綠竹君子德天天彼棘心胡為久吾側

七言絕句

松江舟中偶書二首

山房偶為故人留又領飛雲過別州白浪千花帆一葉茫茫天地  
此生浮

移舟夜泊華亭縣却聽吳歌思渺然最憶澱山湖北寺白雲堆裏  
看青天

青山白雲圖

十年失脚走紅塵忘却山中有白雲忽見畫圖疑是夢涼花涼葉  
思紛紛

昭文席湊藏書

桃竹畫眉圖

說盡春愁貌不成翠深紅遠若為情江南有客頭空白腸斷東風  
百轉聲

追和景傳新店客舍壁間韻

我夢方酣子遽醒絕絃可復要人聽梨花寒食東風惡淚盡重山  
宿草青

灤陽邢君隱于藥市製芍藥芽代茗飲號曰瓊芽先朝嘗以  
進御云

君家藥籠有新儲苦口時供茗飲頃一味醍醐充佐使從今合喚  
酪為奴

芳苗簇簇遍山阿珠蕾金芽未足多千載茶經有遺恨吳儂元不  
過灤河

春風北苑闢時新萬里函封效貢珍美爾託根天尺五不勞飛騎  
走紅塵

次韻虞閣學上京道中

欲去仍為一日留  
玉堂中夜有詞頭  
歸鞍曉逐南飛鴈  
猶及西山一半秋

題李早畫馬

平沙如雪草如烟  
想見春風士馬閑  
玉勒錦韉塵土化  
畫圖流落尚人間

水僊圖

脩脩翠羽映明璫  
誰遣乘風過我傍  
歲晏高堂空四壁  
一簾烟雨夢瀟湘

石節婦詩

伯也南征去不歸  
舅姑長慟小兒悲  
元戎奏檄鏡歌曲  
來聽完州節婦詩

宣和畫木石

石邊古木尚青枝  
地老天荒石不知  
故國小臣誰在者  
蒼梧落照

昭文席湮藏書

不成悲

題高公畫竹木

木葉蕭蕭半欲空  
竹竿裊裊不成叢  
絕憐意匠經營處  
都在風烟慘澹中

山水圖

老樹無陰石有稜  
亂山高下白雲層  
夢中猶識江南路  
惟恨舟人喚不應

海月圖

憶曾夜叩潮音洞  
海濶天高月正中  
坐對畫圖如夢寐  
六街塵土畫濛濛

送許参政歸武昌別業

九衢蕩蕩綠槐風  
旌旆搖搖馬首東  
惆悵鳳凰池上客  
青天萬里一冥鴻

待漏東華霜滿靴  
掛冠神武意如何  
也知久歷中書考  
若比汾陽

恐未多  
旣筆書題墨尚新杏花零落故園春一從今日公歸後身到黃扉  
復幾人

曉日都門祖帳開路人嘖嘖嘆賢哉東風無限新桃李不敢煩公  
手自栽

片雲為雨出山時羣物欣欣各自私收斂神功去無迹尋常草木  
竟何知

住近韓家畫錦堂不將牙纛詫同鄉翻嫌相國歸來日腰下猶懸  
太守章

白袍鵲立漫紛紛遙聽車音共候門相見惟須飲醇酒看山看水  
坐忘言

南游聊食武昌魚莫學騷人賦卜居天子若思真漢相可云吾亦  
愛吾廬

五十人間富貴年山中道士早求仙石田茅屋歸無計愁絕燈前

昭文席湜藏書

老鄭虔

龍門尚想舊同游藥籠深慙晚見秋收新築沙堤却何日欲歸且復  
為公留

飲後示陳生

歲終博士不趨遷便腹先生醉欲眠匡鼎若來猶自可後堂無處  
著彭宣

題金德原所藏元暉小景

床頭書畫正縱橫忽值今朝醉眼醒起向米家船上看青山元是  
舊儀刑

題洪崖出遊圖

靈仙飛化事難言驢背春風度市門不到人間今已久多應醉卧  
古藤根

贈寫真

自是清時翰墨流水邊林下莫淹留漢皇正在麒麟閣欲畫將軍

博陸侯

送傅梅溪遷任福州

往歲從君直禁林相於道義最情深公車承詔莊行日莫怪頻頻酒屢斟

題王南谷大夫自作墨梅詩送傅君時教授南歸

何遜揚州迹未陳染衣不是洛城塵毫端一綫陽和力中有江南萬斛春

黃文獻公集卷第四

昭文席湜藏書

黃文獻公集卷第五

續藁上之二

臨川危素編

制

二程子加封制二首

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睦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醫百世之真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於戲緬想德容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孚渙號以風行服此寵靈益綿道統可加封豫國公主者施行

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哲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隨時從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于表章異數尚稽于封冊昨之大國庸示褒崇於戲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火龍蔽黼匪徒侈于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命可加封洛國公主者施行

表

翰林國史院賀

正旦表

一氣洪鈞肇協始和之序九天黃道肆陳元會之儀寰宇均權臣  
 鄰胥慶欽惟 皇帝陛下堯神廣運湯德懋昭月竄天池揚風霆  
 之號令蘭臺石室煥雲漢之文章茂對三陽誕膺百福臣等叨榮  
 釐禁蓬迹鵷班黼黻丹青莫寫化工之妙梯航玉帛惟觀壽域之  
 同

國子監賀

正旦表二首

玄枵紀歲新曆象以更端太極受朝肅儀文而稱慶履臨所暨林  
 蹈惟均欽惟 皇帝陛下駿惠先猷丕昭嗣服體元建號道允協  
 于重華備物隆名孝孟嚴于長樂克承天貺式迓春祺臣等忝職  
 教庠參陪班序鴻鈞一氣難名有造之仁眉壽萬年申衍無疆之  
 祚  
 七政旋杓回陽和于蒼陸一人當宇展朝會于彤庭凡在生成實

昭文席湜藏書

同慶賴欽惟 皇帝陛下宅心至正撫運重熙春育海涵播仁聲  
 于庶類風行雷動敷治象于多方候應泰來祥開履吉臣等忝司  
 六學獲旅千官瞻就日之清光載逢昌旦祝齊天之寶算永固丕  
 圖

國子監賀

聖節表二首

虹旒華渚肇開出震之祥龍見中星式應純乾之候三宮均慶百  
 辟騰懽欽惟 皇帝陛下祗通文謨丕隆舜孝雲行雨施等天地  
 以無為日就月將與春秋而俱富歛時五福賴及萬方臣等忝職  
 儒黌欣逢瑞節播南薰之至化鈞奏九成瞻北極之常尊嵩呼三  
 祝

頌度明堂允協乘離之候紀祥甲觀肇臨載震之期喜溢大廷歡  
 騰同宇欽惟 皇帝陛下宅心淵粹凝命穆清長樂承顏昭聖人  
 之孝治金華勸講開天下之文明茂對正陽益增神策臣等忝司  
 教事欣覩朝儀律應薰絃並奏九韶之舞香浮合殿同稱萬壽之

觴

國子監賀冊 太皇太后表

德為聖人治有光于舜孝養以天下禮益謹于漢儀備物隆名熙朝盛典欽惟 皇帝陛下誕膺駿命寅御丕圖黼座端臨念 皇慈之保佑綸言播告極鴻號之尊崇事遠邁于古先慶旁流于中外臣等幸專教席獲旅廷紳傾向日之微忱遙瞻廣內祝齊天之睿算永奉慈闈

國子監賀冊 皇后表

顯冊誕敷肇正宮闈之號鴻圖增重並隆宗社之基慶輯邦家懽同華夏欽惟 皇帝陛下道尊皇極治本人倫與日俱新剛健允符于堯德自天作合順承式表于坤儀命出祖廷禮成椒掖臣等濫司教事欣覩彛章闡維正始之風四方來賀既醉太平之福萬壽無疆

國子監賀 太皇太后正旦表

昭文席湊藏書

獻歲發春肇正孟陬之序隆名備物載新長樂之儀嘉與外廷肅稱元會欽惟 太皇太后殿下道光內治德配先朝尊極宮闈誕舉推崇之禮慶流宗社彌章擁佑之功履茲瑞辰裒時多祉臣等忝司教胄獲預班聯絳闕天開恭展三朝之拜瑤池日永歡騰萬歲之吁

國子監上 太皇太后賀冊 皇后表

禮行當宇丕昭文定之祥尊極重闈茂衍徽音之嗣驪騰禁掖喜泱寰區欽惟 太皇太后殿下德備儉慈功參覆載承先朝之付託克協孫謀建中壺之表儀式資婦順流輝華于椒屋增鞏固于蘿圖臣等忝職上庠欣逢盛典二南正始大義本于家人萬壽無疆介福歸于 王母

歲

翰林國史院賀 皇后正旦歲

春回椒掖茂迎百福之祥天近楓宸均備三朝之禮懽騰廣內喜



黃之虞文集卷五  
溢羣工敬惟 皇后殿下淑德純全徽音夙著中襲黃裳之美恪  
謹柔儀上侔紫極之尊永綏吉履肇臨穀旦並介蕃禧臣等忝職  
文詞獲陪班序化行宮壺願新彤管之書慶行家邦敬上玉卮之  
壽

國子監賀

皇后受冊牋

嘉禮備成正柔儀于內壺隆名載舉孚大號于外廷治首六宮歡  
形八表敬惟 皇后殿下性全淑哲德並神明玉冊金相茂輯彌  
文之盛輦衣禴翟光昭象服之崇稽合舊章宣為鉅典臣等叨居  
黻序獲綴朝班瞻北極之四星祥開吉旦祝南山之萬壽慶衍齊  
年

歲

朋樂齋歲

伯陽甫取孔門記言名齋居之室曰朋樂予竊嘉其能得朋而懼  
夫樂之或過其節也為之歲曰

昭文席湫藏書

天壤之間並生者人矧曰同類其有弗親孰予之從來之紛若匪  
善何信匪信何樂相古易象示人以朋毋敢適莫惟德是徵復而  
朋來寔用無咎坤以喪朋厥慶終有一陽之至我其俟焉三陰之  
聚我其舍旃豈茲記言與易殊旨便辟佞柔既曰損矣二人同心  
其樂也康比之匪人其樂也荒猗伯陽甫式謹爾類交游司規敢  
告閭隸

銘

勤有堂銘

皇錫下人展也良貴能者守之罔敢怠棄惟勤為常非有為異反  
身而誠萬物皆備其勤斯何歿壽以之雖休勿休伊誠之思其有  
斯何匪我也私不物于物而誠之為孰劬而躬閱勉朝夕封吝殖  
驕孰為已得一元默運其生職職天德之脩人道之極猗君之為  
厥志允臧式敬爾承勿助勿忘閑邪存誠充實輝光我曷振之勤  
銘茲堂

兼善齋銘

墨貴兼愛儒者擴之詎曰此道我之得私必由其本以及其支相古先民孰為我師莫窮匪顏莫達匪伊何志何學朝斯夕斯乾之善世則罔敢知坤之積善尚其孳孳止也以所動也以時毋慕千里忽于毫釐仁如夷吾或羞其卑為善有術視我銘詩

耽晦齋銘

王君仲致以耽晦名其齋蓋有取乎考亭朱子冠而字之祝辭云爾夫所謂人晦于身神明內耽者復而通也今乃援其辭而左之者通而復也仲致來徵銘為之銘曰  
惟皇播物終始一誠屈信相推乃色乃形有出于幽以豐而亨有入斯息明夷之貞而通而復與時偕行展也王君斂其華英退藏于室以觀其生與造物者游神之庭曰予庶幾天之性情我曷相之式彰茲銘

息菴銘

昭文席湜藏書

上人允茲扁其菴曰息因以自號蓋扁以彰所息之處號以表能息之人能所相為無窮吾未見其息也上人來徵銘為之銘曰  
謂菴非人孰累于名謂人非菴名孰與嬰所息者境能息者智菴耶人耶依正不二剎那之頃能所雙亡十劫何短一息何長勿生疲勞而止中路咄茲草菴非汝住處

圓硯銘

翼之家藏王使君所貽圓硯有白文貫其腹銘曰  
黑之守處也久白之不涖歸也潔

興讓堂銘

何君貞立起進士官七品法當封父母及妻父以讓于其祖妻以讓于其祖母有司如其請以聞馳恩既行乃扁所居之堂曰興讓名人鉅公樂道其事紀載而誦詠焉君出以示予因系之以銘曰  
讓之為義推已所有木水本源則有所受子承其考婦繼其姑家之積慶匪我有餘嗟嗟末俗借鋤取帚孰視爾民俾歸于厚施由

親始千乘可輕義以起禮善不近名 皇仁在上孝子不匱奕其  
龍光恩榮脩至爰建稱號樹之風聲一家之讓國人其興作為銘  
詩薦此樂石匪私其家維以勸德

方齋銘

鄱陽胡君以方齋扁讀書之室而俾其子益來徵銘為之銘曰  
與之方輪以圓而相資鑿之方柄以圓而相違天下之方盡於五  
寸之矩所不能盡者物情之不齊是故君子方以正己之度圓以  
任物之宜主至靜以為德不自毀于腓隨匪惡圓而喜方諒所秉  
之莫移爾息爾藏矩範在茲無務而名尚允蹈之

青石硯銘

雪竇方丈所蓄青石硯德壽故物也銘曰  
匪琥其白匪璋其赤夫蒼蒼者天之正色韞匱匱而藏守之以黑  
毋曰茲宋之隕石也

贊

昭文席淺藏書

擊蛇笏贊

於烈孔公碩大且方麟鳳在郊百怪斂藏尔蟲何知乃罔畏忌怵  
彼蚩蚩改聽易視維是手版猶古壁圭千鈞則重鼉鼠則微憤激  
于中有弗遑計寧思歃血狼藉沾漬展也先覺俾民不迷九原莫  
作物是人非人之非兮鱗鱗之舞尚其聞孫曰予禦侮

記

明正書院田記

宋南渡後衢之先賢忠簡趙公而下六人蓋尸祝之舊矣景定末  
王侯已守是邦始諗于朝即故吏所據祠地為道院者闢書堂曰  
明正且以其沒入之田百七十有六晦隸焉咸淳間繼之者趙侯  
孟奎又益以宅田六十有三晦祠事以備 國朝因之建書院額  
設山長員而茲田之奪于浮屠老氏者什七八有司滂弗加省也  
皇慶初上新即位垂意庠序之事凡田之在學官者冒取有禁于  
是總管申侯為閱累歲之訟牒而覈其實悉返所侵田有扶教門

檄來爭之者侯弗為動乃賂吏瞰侯在告謀為可疑上其事于宣  
間今山長葉君謹翁白侯破其計而閭復下于郡侯為徵圖藉覆  
按具有本末田以卒歸蓋九十年間祠三徙而始有田不二十年  
遽失不守又三十餘年迺復葉君念其得之難而保有之不易也  
求書于石以圖永久潛竊惟三代而降師廢民散儒失其守而奪  
于二氏者匪直吾疆歟而已矧夫威怵利誘有甚于二氏者乎嘗  
試觀馬公之在建炎連柱大軒一斥終其身不悔遠紹興權臣擅  
事汪公既坐切直擯弗用趙公竟以不苟合去相位貶且死至若  
范劉小汪公委蛇任止之際又莫或少自撓是廩馬不可奪者區  
區之土壤猶外物也賢師帥祇奉 德意幸惠斯文甚厚繫六君  
子之胄若士之從葉君登斯堂者敬共以承事感慕而振飭必有  
名人傑出其間媿美于前哲夫能寶其不貲之軀則一物之細有  
不難守矣潛既為書其槩且道其所望于諸君如此初田之未復  
也劉公五世孫衍嘗以已田百畝代其墮汪公五世孫誼亦以已

昭文席溪藏書

田三十畝相馬至是兩家因捐其田戒子孫勿復有是抑可書已  
申侯名月魯帖木而高麗人

上海縣學田記

上海由鎮為縣之三年縣始有學又十年學始有田又九年乃改  
作學于縣東如干步延祐元年冬張侯如砥來蒞縣事厥既延諸  
生視其居則齋廩未備也庖廩未充也按其籍則田之析于郡庠  
若出于是邦之寓公者歲為米不盈四百石惕焉深懼士失其養  
而學政之弗舉謀大其規制為久遠計而未知所出也上人善能  
者聞之請入私田四百九十五畝有奇為學官永業以佐經費侯  
既納其請則白狀于縣而輸券于學主教事者方君遇以為向之  
克有學有田不易如此而上人一念之頃遽能不受其所有以弛  
吾乏絕之慮是不宜使後之君子無述也乃伐石為徵文為記嗟  
乎大道隳裂九流百家之異趨久矣是果不可同與易稱同人于  
野亨而謂同人于宗吝夫與善而不擇其類致亨孰大焉施惠而

不私其黨去各孰先焉由其通舍其蔽茲所以合異而為同也侯  
與吾徒其有取乎此矣上人亦嘗學于是耶土地之利其末爾竊  
獨嘉夫是舉也庶幾乎吾聖人之旨而有非苟同者故為原其大  
趣而為之記其目之細則碑陰存焉

常熟州學田記

常熟故吳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吳通上國已久北學  
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通受業列于七十有七人之間而其言行  
見于紀錄為甚具迨今千有七百餘年生其地而好學能文者猶  
彬彬焉風氣之厚俗習之盛誠非旁州比縣之所及然自其為縣  
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薄瘠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徃徃無所仰食  
學校之養願出它州縣下弦誦之聲希濶寂寥前後為是州若職  
教事者思有以裕之而未知所以為計學之賓老以為州之有力  
而名好事莫如曹君乃相率造君以為言君欣然為輟田之可耕  
者若干晦山之可樵者若干晦以佐之士之羣居聚食始無所乏

昭文席湜藏書

絕莫不德君之為而願得予文以記之予聞古昔授田建學志有  
成法民之為士固不必廩于學官而大家巨室亦不得有羨田以  
資施予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復見說者蓋以為三千之徒聚  
而食于孔子或又以飲食之人為子游氏之儒何言之無稽耶今  
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聞布衣養徒之事而興起焉可謂難也  
已若夫為弟子貧而藏脩息游于斯者皆生于子游之鄉而得其  
風氣俗習之美者也苟無幸乎居之安食之飽而必有事焉將見  
其處也必無媿乎子游之文學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學道而  
愛人一簞一瓢不足為其儉萬鍾之祿不足為其泰孰得以區區  
飲食之細厚誣君子也哉是用弗讓而為之記以告諸來者云爾  
曹君名某嘗為某官

福春院記

凡浮屠氏之聚必有穹壩奧屋食飲百器之須大抵資于王公貴  
人而後具不然則夫婦之愚牽于其說而相與致力焉者也若夫

家間林下窮居獨游未嘗以其事匱官勤民而能熾然有所建立可不謂難矣哉世儒恒譏其徒取于人之厚以為古無有是彼亦見夫飛竒鉤貨者為公私之病已甚而弗深考其人之不必皆然也吾鄉有為浮屠之學者曰從起少受業金華之妙善院晚乃卜地于縣西若干里而為屋其處以間數之得四十有五門廡殿堂庫庖庖福如式備完詣于所司捐以白沙福春院之故額率其衆入而居之且約以甲乙次相授既又買田若干畝山若干晦于是奉養之物不俟外求而具經始于大德之四年而卒事于泰定之二年總其費若干一出于起蓋起之名未有聞于時而其言又非世所傾動第以食淡衣簾旬積月累以及有是此余之所謂難而得後人嗣守之勿壞尤難也是不可無述其以書來為起請記者又余友張君子長也張君儒者慎許可亟稱起之為而無譏焉可記也遂記之

龍山淨明寺記

昭文席湜藏書

杭州龍山淨明寺建于晉天福七年吳越文穆王給號廣濟以處佛氏之為律學者宋大中祥符元年乃易今額南渡草創有司以其地在國之陽因取僧所食田若干晦為祀天圓丘而寫齋宮于其室久之僧相率自言起處非便請撤寺屋即其西南改築而居焉宋氏失國郊祀事廢至元二十年所司以聞于朝願斥祠壇仍為田以畀之事竟沮不行延祐二年住山律師國瑞以訴于行省始悉得其故地方謀所以增庠益狹而或者不戒于火師慨然以興作為已任旬積月累閱十寒暑而寺以復完凡殿堂門廡庫庖庖福楹為屋若干區費錢若干緡一出于經用之羨財與其私橐豪末之助不以資于人泰定四年某月某甲子落成之日也師之同業興教住山律師道明以書來曰淨明廢興之顛末粗見于郡志而瑞之經營寺事未之有述也幸為文以記之夫談觀游之美者必稱杭之南北山靈僧化佛之所依止金鈴寶樹震耀崖谷王公貴人好事之家無不目寓而心趨焉惟淨明居南山之南由湖

濟舍舟陸行踰慈雲嶺乃抵其處大江橫陳潮生汐落高梳勁擣  
之後先魚龍之出沒風沙雲日晦明之變化旁眺海門諸山隱顯  
天際怪奇閣廊可喜之觀殆兩山間無所有然以其去人遠莫適  
以為意蓋自像教布傳中土未有盛于今 帝力所被侵者歸仆  
者立而淨明當此時衰削毀敗久且弗克自振獨賴師之為事也  
巖為志也專以及有是可無述乎寺故有江月菴節寫亭而所謂  
梅巖易安齋者又為齋宮時所創也累朝御題石刻猶在云

瑞雲觀記

瑞雲觀在平江城東三十里

謂笠澤福地者也吳松江由

區來出其西而其南為姚

龍江又東為陳湖其北

閣也重波複浪四望如

多沃土民安

皆朴淳有古風水木之清

之樂夔焉

然而更千百年棄委于田

未有能啓其秘

者玄門高士陸君志寧始

於其處由是昔之秘者無所

昭文席溪藏書

者益以發舒君不以得於耳目者為已足復斥故宇易菴以為  
合其徒而居焉凡觀之制中為三清殿而旁為玄天北斗太乙三  
元之別殿祠堂寢室講舍齋廬門廡庖福次第畢備惟玉皇大帝  
之閣為後最鉅久乃訖功而觀以成總為屋為間計者百有十  
以脩垣而除道成梁以屬于南埭既又割上腴之田千五百畝  
有奇以資食飲百物之須其法之所宜有者無求而不給為  
出于君而君之悉力殫慮二十年于此矣菴之初為觀也教主  
天師為署今額因命君閉山而以甲乙為世守既而所司具以觀  
之成刻上天子特為下璽書加護焉君既勵其徒俾勿替且飭其  
族人毋敢有所預懼後莫之考而或毀其成也爰伐石以記來屬  
夫乾坤清淑之氣川融山結非有數 而仙經所錄洞天福地僅  
百一十有八神而明之不有其人歎幸以人與境遇而又蒙被帝  
力如此游而息焉者衍衍施施未有已也或者真仙異人於此乎  
出則福地之在笠澤而笠澤之有瑞雲將與金庭玉局並存于天

壞間尚何成毀之足慮哉顧不可無以著作始之自乃弗辭而為記其顛末云

澄碧堂記

道士四明呂君所作大瀛海道院翰林學士臨川吳公實記之頃余至四明教與君游復求予記其所為澄碧堂者余未及為而去後三年來錢唐見君三茅觀求益力余不得辭也初司馬練師居天台嘗自題其宴休之所曰澄碧而大瀛海者陶隱居丹竈故處也君既得度于崇道院而受上清法錄于華陽宗壇至是因取練師舊題以名其堂所以示後人使知承傳之有自也按隱居始築室華陽尋變姓名至永嘉楠溪青嶂山泛海詣霍山經年還木溜受戒于鄞縣阿育王山今道院在象山縣爵溪之陽與阿育王山相望其為隱居遺跡無疑練師天台所居則今崇道觀是也蓋自楊君七傳至隱居隱居傳昇玄王君昇玄傳中嶽潘尊師中嶽傳練師由練師又三十三傳至今劉君號為宗師君所從受錄也昔

昭文席湜藏書

劉歆叙七略神仙數術與道家為三而其後一歸之老氏老氏之徒以經錄相授受者復分為三而其後一出于張氏張氏之傳子孫世守之而其術長于執不祥劫鬼物人見其驅馳走靈變化翕忽無不敬異師尊焉而又有穹官峻爵為世所敬艷宜乎呈冠服之士慕而趨之雖華陽之弟子亦未有不為其學也君顧能拔去流俗泐其所承傳而表見之豈不猶行古之道哉嗟夫古之學者必有師自巫醫百工莫不皆然非獨儒者為然也若君之為可無忤矣此予之所不得辭而為之記也其亦以厲吾徒也

東陽縣門樓記

古者國無小必為臺門所以嚴等威重教令非苟致崇飾而已也以為不若是無以習民於上下之分而壹其觀聽也古今殊時郡國異體所謂麗譙者不皆出諸侯三門之制其以樓易臺或猶有取禮之以高為貴者乎春秋譏新作南門非謂夫脩舊而加其度也蓋失時也東陽婺州縣提封幾二百里民堵至四萬區不啻如



古子男國縣署之大門故有樓庠仄下陋歲久且就地丞耿君某以為是不稱古者嚴等威重教令之意爰合其鄉之大家俾撤而新之尋有二尺以為基之崇參其基以為屋之崇脩去屋崇五尺廣參其脩而益五尺凡脩廣視舊率加什二而崇倍焉為間者五而加其舊者二焉君之惠孚于人故民樂獻其力智周于物故工喜薦其伎始作于延祐二年冬十月而訖役于三年春二月又不失乎土功之時是宜舉之易成之亟也學校之士咸相與言吾黨不可拱手視其乃買石而以書來諭曰吾耿君之興壞起廢可稱述者非一而樓為大願紀成事來者尚有考也潛不佞無能贊美頌勤竊觀是役也有禮之貴而無春秋之譏能勿喜聞而樂書之哉動而法于禮春秋則夫所宜書者茲樓云乎哉程工屬役之凡庸可略也

松陽惠洽巡檢司記

處之松陽所部六鄉其一曰惠洽至元某年始置巡檢其地以教

昭文席湜藏書

官而假巡檢則自吾岳君始先是居其官者凡若干人或即寓舍以為治所卒伍散處墟落間緩急呼調輒後會期莫有以為意者至治二年冬十月君寔來明年秋某月始買地作新廨為屋以間數者若干費錢若干而其什七出于君之私橐不足則其吏士洎鄉之大家合力以成之又明年冬十有二月功以訖告門廡堂室器械之須靡不具完君既諏日之吉入據廳事而休吏士于旁舍迺以書來曰願有紀俾後之人勿廢也夫尉巡檢均以求盜為職而尉得與令長連署常治其邑中巡檢所治率在乎荒郊林莽山區海聚幽昧曠絕之境其為力眈尉難矣矧處為山郡而介于甌越國家初定南服患其竊發之不時也嘗選用重臣建牙分閫以蒞焉雖以積安日久而椎剽之習或未盡去巡檢之為力不加難乎是以來者幸其苟道于吏議則望望然計吾歲月而去之固無以居處之崇為也君儒者按職甫及期枹鼓不驚而田里之人甘食以安寢又能致其餘力以樹立官府如此向之所謂難者君直

易處之其設施之整暇何如哉是有政焉非特土木之功而已世恒譏儒者迂且殫事若君之為武夫俗吏不可少媿耶為之記所以昭作始之自亦所以釋夫儒者之譏也君名自脩字德敏宋太師鄂忠武王五世諸孫也今為常之宜興人

平江西虹橋記

泰定元年冬十有二月庚午平江閭門外新作虹橋成古者辰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司之常事耳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在有司常事也而此非有司之常事也按郡志橋之載于圖籍者三百五十九而為虹橋者三其一在城西若干步即此橋也去年夏大雨水暴溢橋居兩水之交所施材爨皆腐缺莫能與水抗一夕盡圯其地適控通衢凡徵令賜予布政于方國若奉貢輸賦脩職于京邑者悉由是而之焉執事者奔走迎勞無虛日懼舟楫不足以嚴使客則棧木以俟之方謀所以復其故而官帑不可輒發又重以其役厲民未知費所出郡民鄧文貴聞

昭文席湜藏書

之請分家貲之半更為石橋以利永久既又以為此有司者之事非細人所得干也乃飭材用庀工徒以聽要東馬事聞于府府上之行中書已而報如其請遂以八月乙丑始事閱八甲子而告訖功橋之脩五百尺而其高十分脩之一五分而殺其二乃與岸等脊之廣得高之半而趾之廣加其什伍上設扶欄為之周隄其下為門如半月以釀漕河而隄其兩垂以度輓者所用錢以緡計者十二萬五千有奇役以庸計者二萬四千有奇今總管郭公既率僚屬觴酒橋上以落其成且謂文貴編戶民非有名田稍食貨殖奇贏若它大姓比川梁遠路官實領之而文貴願能報其衣食之餘以紓有司之急不宜無以示勸相乃伐石俾潛執筆書其凡而刻焉夫以一夫戶利物之功而長民者能表樹之以寓其風厲之意是皆有司常事之所不及而于法宜書者潛不得辭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邦之人誠知所感發而慕效焉則夫可以脩廢舉墜而出于有司常事之外者其屢書不一書

尚託始于茲橋也文貴之可稱道而不繫於橋事者茲不書  
諸暨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潛佐諸暨之明年州人士有同升于春官而旅進于天子之廷者  
其調補而歸也學正陳繼龍既合凡鄉薦之士為題名而虛其左  
以俟且屬潛記之潛惟 國朝以科目取士著于今列聖相承守  
之如一上以繼志述事下以五邦家太平之基甚盛德也越于東  
南號稱都會異時人材輩出起進士至宰相者有之自版圖入職  
方章逢之流相與蹈詠為日已久如種待獲適惟其時是以 詔  
下之日莫不爭翔競奮以自廁于英雋之列獨是州閱十年而偕  
計吏第奉常者始接踵而起後先相望滋不乏人其科級之優又  
旁州比縣所未有也惟其發也不亟故其就也愈偉則其進也孰  
禦焉雖然非科目不能以自達至其措諸行事足以被今而垂後  
者恒有在乎科目之外苟徒誇榮侈盛而以為稽古之所蒙豈賢  
師儒昭示 上德風勵學者之意哉肆成人有德潛與諸君子求

昭文席湔藏書

無作焉可也小子有造潛于承學之士蓋日望之

鄞縣義役記

浙水東州縣隸慶元大府者六凡所入田租鄞以一縣當其什五  
諸名額及非時之須稱是取民為最夥而其為縣在鉅海上號東  
南一都會牧伯守將若它司以轉漕市易鹽筴之利有事于海者  
悉涖治其處一切起辦用民為最繁富者巧自避匿貧者日削而  
弗繼吏總總然惟期會之或後為懼而公私交病矣天台周君之  
為丞也會 國家申嚴後法豪右以定名數自占者毋敢弗與周  
君進父老具宣德意且教之為義役于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村之  
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視物力之薄厚各指已橐  
得錢七千五百緡為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  
費而存其勿常勿絕復推其五人日詣有司以聽徵令歲終則更  
休焉厥既條上于縣周君合長佐白狀大府而定其要束因廷酌  
父老以為象勸旁鄉比井爭慕為之其致力也均其待事也易茲

胥悍卒不得舞手其間而民益忘為役之勤其效可觀矣周君以秩滿去父老過予而請曰願有紀庶幾夫嗣為政者知有以相之俾後之人毋棄其成也昔者孔子稱子產使民也義夫義也者固古之所以使民也今也田里之人不愛其力相率以聽于有司而謂之義役非上之人以義使之而能然哉是蓋子產之所以為鄭而孔子之所與也其孰得而廢之然則可託以永久者有不在予文矣周君名仔肩延祐五年進士其來以七年二月而義役行于至治元年正月其去以三年三月云

傅氏義田記

烏傷之北鄙有義門者里人傅氏之居也傅氏之長曰某過予而言曰家故有田四百畝合族而食五世矣以羣從子姓之蕃衍也歲率用八晦之入食一人而籍其餘可當十人之食以給賓祭百須之費吾懼夫久且弗繼而無以善其後也吾竭吾私焉耳矣蓋得田凡若干晦別儲其入為子本而權其奇贏俟他日更購田以

昭文席湜藏書

附益焉是不可無告來裔使成吾志以惟子也請嗟乎義之名孰從生乎親親仁也因時制宜義也禮之所由起也蓋予聞之古之制禮者為之井田以同其利為之比閭族黨以均其安夫然後教以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猶患其未足以勸親親也于是乎有宗法焉而非會居聚食之謂也服窮於總而同姓殺于袒免是以祖遷于上聖人莫能存也宗易于下聖人莫能止也戚也而日以疏勢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是則疏可使戚也其所因者本也循其勢故教易行達其本故道可久聖人惡有術以強合之哉大雅曰飲之食之君之宗之王者之大政也田制壞宗道廢仁人孝子不得由乎先王之禮之盛而各以意行之假區區生養之具以收聖人之所不能合夫亦有取其義云爾也充其義而仁不可勝用也記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在乎勿替引之而已書而歸之俾刻諸石豈非其所望以扶吾義于百世而弗墜者耶旌異之實存乎舊記條約之凡具

如碑陰茲不書

潛窩記

剡源先生嘗題其居曰縮軒從之游者陳君養直亦以潛窩扁其宴休之室君之云云則有所受之矣蓋縮之為言退也潛之為言藏也是固以世為莫足用吾聰明而務為退藏者也古之善為退藏者豈墮然伏其身窅然閉其言而已哉昔者先生方盛壯時高視闊步英雋之林舍者必避席煬者必避竈庸人小子却立而睨之如萬斛之舟順流而東騏驎裹籥浮雲而上也可謂進耶退耶一旦倦游而歸逡巡乎山徂海涯而時出以浮湛俗間所居而屢滿于戶外矣鴻聲駿望姦起水涌庸詎知夫退之非進耶惟夫不為物首而墨以為守是以恒瞳若乎人之後不知孰吾進孰吾退而吾未始與之俱進退也君之與先生則幾矣然而未嘗進也惡乎退未嘗行也惡乎藏顧獨弊弊焉于其名迹之間是將有闕其藏者矣夫湛盧豪曹固不斷一割之用其光氣燁然星辰之上

昭文席湊藏書

者雖千仞之土有未易以揜過也善刀而藏亦有其道乎誠有莫吾用而未始不行莫吾舍而未始不藏者則其退藏也斯密矣而予安能知之安能言之

慥慥齋記

天台項君可立甫周君彥德甫俱以慥慥名其齋今國子祭酒集賢鄧公各為之大書其顏蓋以旌其志之同也二人者復俾予合為之記以釋其義焉夫慥慥者所以美中庸之君子言與行相應者也而齋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于此而齋戒也方二人者各適其安而喏焉以休言不與物交也行不與事接也惡睹所謂慥慥者哉蓋人之感焉而易動者物也其來無時而常使人善感者事也揆事物之理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者人之心也平居養之無其素一旦出而卒然與夫事物過易動者或怵之善感者或眩之口之與言身之與行有不暇擇也其無繆迷而顛錯者幾希二人者誠深知乎此故其晝設夕講之隙退而即于私室各著其志

以自傲焉此中庸屋漏潛伏之功古之君子所以成其慥慥之美者未始不出于此也在易風自火出其卦為家人其象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釋之曰蓋曰火內也風外也由內以及外是以能有物而有恒也夫二人者求美其言行而圖之于養其心之所內外賓主之辨其審如此豈不可謂知所務矣哉是道也苟知擇乎中庸者宜無不然而非二人者為獨然也彼慥慥之名又豈二人者所得專而有哉書而歸之所以記也亦以勵同志也

鄉學記

霸之益津人宮君琪即其西鄉所居作學舍合諸莊子弟俾肄業其中且為廟像先聖先賢以春秋旦望奠謁如學官法念不可無以示永久爰狀其事走京師請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虞公為之記公方有大論譔未暇如君琪請迺以狀授潛伴執筆而書之潛惟古之施教導民有本有原必由鄉以達于國是以六鄉之吏去民愈近者為教愈詳一歲之中州長之屬民讀法者四黨正七族

昭文席湜藏書

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焉若夫二十五家之閭則又有門塾而以仕焉而已者為之左右師雖閭胥弗親也故上之教不煩而民之為士者恒足賴故其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人生其時獨何幸歟今郡邑用著令既咸得立學承宣德意而崇厲之厥有師帥而鄉閭之教希闕弗講雖有朴茂之質何以培其根而達其支也哉君琪不自耀其材以取顯仕而主昌平之候館固非有長民者之責迺能汲汲焉圖所以私淑其人如此可謂有志于古矣昔者魯脩泮宮而春秋不書說者類曰此有國之常事爾君琪之為蓋禮之以義起而出于常事之外者也可無書乎凡廟學揔為屋若干楹費錢若干緡經始于至順二年春二月而落成于秋八月翰林直學士趙公子昌與君琪居相望實有以相之其來請記則冬十有二月也

浦江縣三皇廟記

醫有學三皇有廟尚矣合廟學為一而俾醫師領其祠事有司以

春秋之季發公帑具祭料而折俎稱觴焉今制也蓋三墳之書世莫得見可見者非必其本書百家所錄又多恠迂鄙野而爽于用能推其所承傳而措諸民生日用之間惟言醫者為然耳三聖人開物成務之功有託以弗泯其在茲乎凡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其徒無敢推唐虞成周之君以為先聖醫家者流乃得上援羲農黃帝氏而尸祝之不亦希世之盛典歟 國家仁育庶類將悉躋之壽域垂意于醫事至重而不輕崇廟祀以表章其學著在令式而偏州下邑或不能奉以從事非知為政之緩急者莫肯盡心焉浦江自版圖歸職方踰四十年載迨至治初始克有廟于邑署之西南不久輒壞天曆間嘗繕完之而猶未有學也今達魯花赤八時思溥化以廷對第二人由中祕外補再轉而長是邑既興學宮以嘉惠章甫達掖之士尋又以為今之建學立師醫與儒等爾隆于彼而嗇于此非所以欽承天子之命教也乃指俸資倡眾而改作焉中為殿堂具嚴像設兩廡

昭文席溪藏書

旁列四墉外周前植靈星門而齋宿之次論說之所無不畢備經始于至順三年之某月落成于明年之某月書來屬潛記之潛竊惟三聖人之法被于萬世其大庇乎斯人者若天覆而地載不可以一事名言也百藥齋和湯火歲石之施與易大傳所稱網罟耒耜衣裳舟楫臼杵弧矢棟宇棺槨均之為一事爾其不可名言者孰得窺測而擬諸形容哉乃若賢侯之敬共秩祀道宣靈休不宜無以告來者庸弗辭而為之記餘見于舊刻者茲不重出焉

淨居院記

黃檗山在吾烏傷北望之森然其起如鶩其伏如踞其支而出也如趨如附亘二十里靡迤而不絕抵縣治迤已由山之趾緣脩蹊而上磬折行清池古木間至其腹重岡沓嶺周如四墉則又窈然而深有佛廬曰淨居院唐涉公禪師行道之所也先是山皆榛莽狐狸蛇虺以為窟宅樵蘇之迹所不通涉公以雙林緇錫猥眾欲去喧而就寂咸通中始來隱于此結茅自蔭宴坐磐石上人無知

者久乃得棄蔬澗水濱遂相率訪求之既見而高其行為闢地治棟宇如宅浮圖居且白狀于刺史以聞賜寶勝額宋大中祥符初易今名景定未大比丘珏公以癡鈍嫡嗣領天下第一山理宗甚尊禮之故其境以人而益勝予兒時避兵山旁民家屢往憇焉仰視殿堂丹采皆黝昧父老指石羅漢云相傳池水嘗夜出光怪因得此像十六及石磨一或以為廬山歸宗寺故物莫知何以至此又指前鉅閣云此御書閣舊藏理宗所書荆叟兩大字荆叟珏公自號也後予游宦四方不能教造其處屬者偶過之則文枳華棖晃耀林谷中巖金相後列玉函花香物器備完無缺上人法暉揖予而言曰暉少得業是山今老矣大懼無以續前人之遺緒經營積累殆十星霜佛殿則創于泰定元年之十月藏殿則落于至順三年之二月僧堂兩廡次第畢新蓋其材則因山之良食則取歲之美不足則繼以衣盂之私雖未嘗持簿走民間里中好事者捐錢為助亦弗拒也竊不自揆將馳書謁辭以紀歲月而辱惠願焉

昭文席湊藏書

敢遂以為請嗟夫今之為佛學者方務飾空言以相高凡塔廟之奉類指為非道之所存而不以屑其意上人迺能達理事之不二汲汲焉扶植振起之豈非難哉予觀茲山土堅石秀水無暴湍杉櫛松楠竹箭之產茂美而悅澤清淑所鍾固宜代不乏人高山仰止涉公之行業珏公之名德未墜也綢繆曠戶上人之功蓋可以弗嗣乎書而歸之俾刻諸石庶來者有繫于心而益致其力焉爾其徒相是役及施者之名氏具列于石背云

滿心寺法堂記

浮屠氏之居在吾烏傷者四十有八唯滿心為寺據湖山最勝處南距縣解百八十步而近歲時祝釐與凡禱禳之事咸集焉縣大夫率僚屬備服就位稱萬壽已必聲鐘伐鼓合諸名山大比丘之上首而推其警敏辯慧無礙者俾舉揚乎師說以啟天人龍鬼之聽學徒得持所聞用相叩擊環而觀者動百千人非有崇階廣雷穹座邃筵則說者不嚴而聽者不肅不肅則不足以契感通



之妙而昭報 上之誠其演說之所豈餘列刹比哉主是山者以  
甲乙相授受至普澤師而仆者必興缺者必具獨法堂未有所改  
作以梁間題識驗之歲行十周天矣懼愈久且壞乃與其徒蘊謚  
撤而新之地之亢爽不殊於昔而棟宇之偉麗宏敞視舊有加堂  
之後又增創重閣妥故所奉普賢大士以至順三年春某月亢事  
夏某月訖功市材甃匠傭總費錢若干緡出于師與謚者什九  
而惟禪智慧泊里中十數大家之為助當其什一程督勸相則印  
傳悉力焉蓋寺產素薄師雅不欲飛竒鉤貨以病民而壹以身任  
之謚亦能不為黍稷計惜竭已橐倡眾以成師之志往來之人第  
見夫丹甍翠栢隱顯于水光山色煙雲晦靄間而莫知其為役之  
殷也按圖經唐武德四年嘗即縣置綢州七年復廢州以為縣寺  
寶州署故址建立之歲月靡得而詳其先號宣化咸通九年更號  
聖化宋開寶五年始易今額而猶以綢名其山者襲州之舊也潛  
既為記堂之成而寺之本末前無所登載并記之潛宅日歸休故

昭文席湜藏書

廬望鵝鷺行遊在天上幸獲從里父老拜舞退而登斯堂庶幾觀  
優曇鉢華之一現而於其為法或與有聞焉茲不敢緣作記勦說  
而僥言之也

清連寺記

清連寺在婺浦江東若干里創于里人張氏而成于今主僧 順  
順故張氏子也先是其祖居士君嗣隆卜地于所居旁之潘塢以  
為樂丘而築室其處名鳳山菴將擇人俾居之既自謂能奉嘗我  
莫如子若孫爰命順為僧于雙溪普安院而還主菴事順尋率同  
行 三昧滿七十日居士君嘉其精進而斥大故宇建佛殿  
其中易菴為九品觀堂仍割田若干畝并山木園池壤地之與菴  
者悉 之于是居士君之子曰源曰澄曰泓亦各捐田若干畝

而居士君逝順殫其夙夜之勞以承先志作

藏並買田若干畝源兄弟圖有託以不墜乃令順

以金華清連之故 云蓋其始為菴以至元庚辰而

之 以癸巳其為觀堂以大德辛丑而居士君之歿以乙巳  
逮延祐丙辰乃有 魏頤其構興之端原又未有述順懼後無所  
考 廡下而來謁予文夫像教之在中國莫盛于今神臯奧區  
下遠州邑山林幽邃勝絕之境珎樓寶屋相望森列莫非高人上  
士化跡所寓奔走嚮風而輸材薦貨又皆王公戚里大商豪民其  
所資以植立者至 也順獨因父祖營締之舊而封植之內不以  
其役 進脩之功外不以其費病民而取譏于當世為事固甚備  
為力亦良勤矣是用直書以畀之使刻焉若夫佛所說法非思量  
分別之所能解不敢 記事而妄加贊詠 必順之所望也茲  
不復云

衢州大中祥符寺記

佛滅度後像教東傳至我 朝而益盛自王公戚里百執事之臣  
下逮黎庶靡不稽首嚮風奔走附集以致其力靈宮秘宇巍煌中  
天宏耀崇嚴古所未有四方禪林法窟緇錫所聚徃徃蒙其餘休

昭文席湜藏書

仆者以起缺者以完而衢之祥符當此時荒榛廢礫充滿其中敗  
屋數楹僅庇風雨香地燈炷不絕如綫莫有能振之者豈非時既  
至而猶有待其人歟按圖志寺本名鄭覺後更名隆興宋真宗時  
例易今額舊傳吳征虜將軍鄭公評年九十有三捨所居宅為寺  
而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陸公贄給以田四千石銘刻墜軼而鄭公  
守龜山事載太平寰宇記可信不誣其建立已不啻千載中間歷  
幾廢興皆無所於考由至元丙子兵燹之餘龍象散亡人天摧慕  
者又五十年于此矣泰定乙丑義山遠來主茲寺慨焉以興復為  
已任因前人所作三門大殿加蓋瓦級輒而髹彤藻績之造佛若  
薩執金剛神像總十有一軀創東西廡畫善財所參五十三善知  
識兩壁間寶塔珍臺煥焉畢新室堂庖繕治以次為巨鍾範銅  
至若干斤以七載之勤成就若是而不敢遽以為足謀所以崇侈  
之未已也其徒咸共慶幸謂人與時會以濟登茲當有紀述用昭  
帝力之所被永永無極俾來屬潛書之蓋依于幻有者不能以

無弊有待以拯其弊者恒患乎天時人事之不齊宜其廢興相尋如空華之起滅壞之易而成之難也若夫毗盧樓閣非成非壞與此道場非同非別然則向未始作寺久已成成而無作無能壞者是不壞相非目所覩曷可言傳哉姑因其所欲道者直叙之如此是役也施者凡若干人惟郡人陳某所輸錢尤厚且捐田若干畝以贍其衆云

延慶寺觀堂後記

四明延慶寺故保恩院也宋至道丙申拓以為大叢林大中祥符己酉乃易今號願其規制未備有講舍而無觀室定慧尊者然公始闢其隙地創彌陀懺院庀工以元祐乙巳訖事以元符己卯忠肅陳公記焉建炎庚戌金人擁大兵至城下城陷寺毀而院屋歸然烈焰中金人異之因挾然公以北嘉定庚辰寺以舊毀院竟莫能獨存寶慶丁亥乃復于舊址教事者古雲粹公實主其役國朝以來荐厄于至元己丑重構于元貞乙未而守者不戒于火

昭文席湊藏書

又以泰定甲子秋九月廢為瓦礫之區乙丑春二月石泉洽公嗣領教事令僧慶壽合緇素之士分募民錢謀以建西方殿未及視其成而去至順壬申夏四月殿成秋九月今住持我菴無公實來郡人鄒某首捐私橐俾僧普光出其意匠凝土鑠金肖三聖眸容于殿上普光亦恣已力倡衆功即殿後作海水巖壁像觀自在大士佛菩薩僧天神龍鬼湧現其間無公尋以元統癸酉冬十月建大悲殿而禪觀之室護法之祠以次落成其徒伐石請為之記以示永久無公以為定慧之弘願忠肅之微言不可使沒而弗傳命重勒舊記且屬潛書其廢興之歲月于下方他施者之氏名則見諸別刻云

昭文席湜藏書

黃文獻公集卷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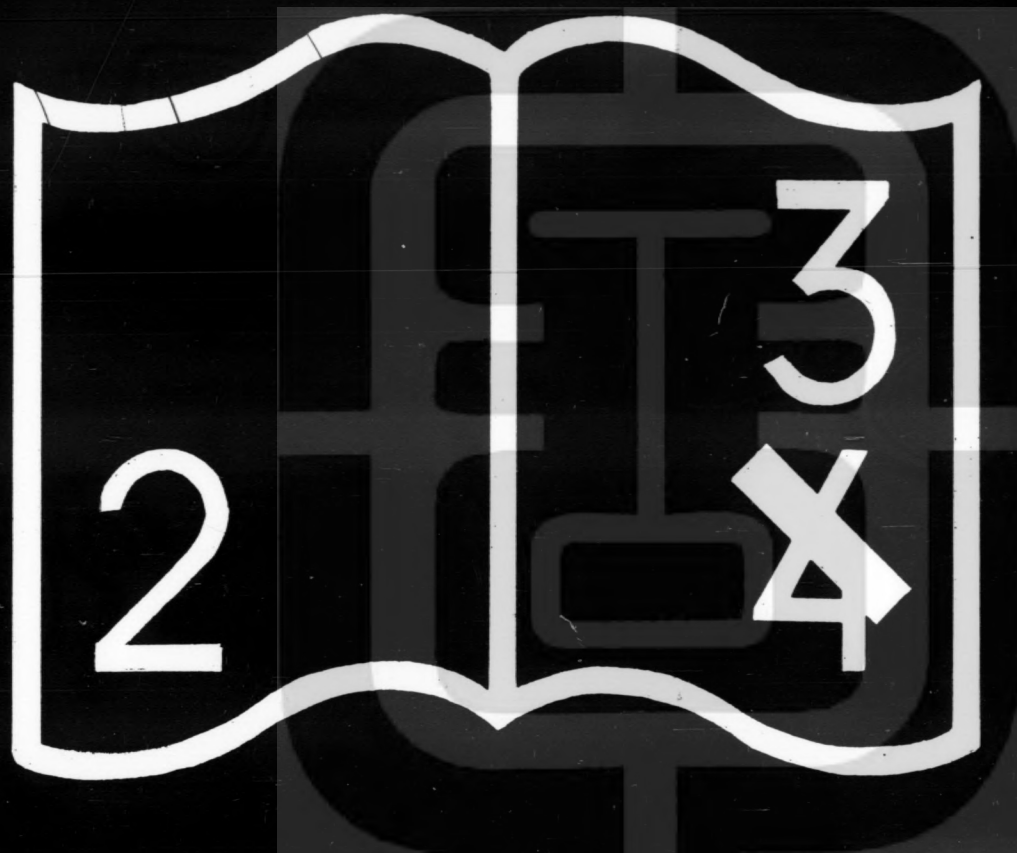
續崇上之三

臨川危素編

記

岳林寺經藏記

如來滅後傳于今者像教而已開元所錄五千四十八卷與後人之增譯即其所謂教也自菩提達磨承摩訶迦葉教外之別傳而不立文字學者幾于廢經不談而禪林所在無不安置經藏尊奉惟謹竊意世尊從始成佛乃至涅槃于其中間不說一字藏固無所收雲臺寶網盡演妙音毛孔光明皆能說法藏亦不可攝凡其所教所傳有以開示悟入乎佛之知見者蓋非外非內非別非同也岳林寺古之禪院水南湘師今之禪伯師主寺事十有六年以其化導之餘力從事乎興作而于經藏尤汲汲焉致其意以至治元年冬募金經至順元年冬構廣殿元統元年冬度美材徵良匠建大寶輪一柱八面寶經其中其止山立其作雷動天宮水府神



编码错误

2~3页书口卷次应为“卷六”

帝龍君涌現圍繞如佛所住前呵後負可怖可愕琢雕藻績殆無遺功金碧髹彤絢爛溢目觀者為之嘆仰而不已會予謁補祀洛迦山還過岳林師謂予曰吾書中言觀音彌勒各有五百化身彌勒在震旦泐河之東于雙林則為傳大士于岳林則為布袋和尚其應跡尤暴著大士以創物之智肇制經藏撮十方于一塵卷大海于一滴使夫一舉手而種種佛法皆悉現前茲大聖人以方便利益羣品而吾徒之所取法也子大士里人藏成而子適來宜為之記予既觀茲殊勝且有以識夫為禪學者不即文字亦不離文字實非于教外別有可傳庸弗辭而記之寺之本末有事實刻石堂茲不著

達觀院興造記

武康縣東北沙溪上獨蒼山之陽有佛廬曰達觀院其僧之上首曰古山宗青山祐故同氣也青山以大慧五世孫出鎮叢林唯古山身任院事其為人魁重多才幹緇白共推服之大德庚子用甲

昭文席湜藏書

乙之傳主是山所以經紀之者靡愛其力裛衣孟之羨以皇慶壬子初西方殿程庫庾之入以延祐乙卯改建藏殿磐斷丹黝弗侈弗陋華座寶函嚴奉以式益置田二百畷而施以田一百畷山五百畷青山時涖妙峯亦助以田及山合一百畷瞻其衆者既日充裕人咸樂于勸功方謀磬已索斥大其大門而報緣已謝以至治壬戌委順而化繼之省東山暉僅獲視兩廡之成俄又告寂今主僧唯能實古山之弟子與其徒心鏡正傳師授等夙夜以先志之弗嗣為懼凡其留貲壹不敢有恣用市木石以泰定丙寅撤三門而新之仍度其故材更立外門崇高脩廣無少愆于疇昔指畫之素過者莫不徘徊歎息以為古山雖沒不亡矣青山之徒師端以予興山門辱有事矣狀其顛末俾記焉按圖志院始造于梁之大同一剎那頃已八百年陵遷谷變而茲幻境獨不隨劫增減逮今盛時弗替愈隆是固非有顯官豪民為之外護如它名山比保守于既盈振飭于未墜宜代不乏人而舊記所叙斷自宋新公而下

五季之上皆無所考且謂諸僧清苦自持寡求不爭以故香火弗至曠絕予觀古山兄弟之或出或處不即世間亦不離世間其示現有為以作佛事誠未易以淺窺也豈直如向之所云而已哉予姑因其跡之可見者序次之如此

容成太玉道院記

洞天福地寫于人間者百一十有八皆九州之奧區幽遐峻絕臨風雨而薄星辰必梯危絕險冒蟲蛇虎豹之不測始稍闡其境若夫三島十州又邈焉鉅海之外類非人跡可及然以真僊所舍學道之士雖未能至心恒嚮往之而其巖竒穴怪光景之變化尤騷人墨客所共嘆美而不已也永嘉華蓋山竇與五嶽並居三十六小洞天之列號曰容成太玉之天其洞在今府署東井中太平寰宇記稱山去子城一里可考不誣也特以迫于闒闐無穹崖邃壑壞說之觀足以駭人之心目而所謂二生石九粒松又不可復見游者過而弗暇離世異俗之士莫有知其可為依止者慕高遠而

昭文席湫藏書

忽卑近不亦人之常情乎竊意至人之乘雲氣御飛龍飄飄于九垓其光靈宜無乎不在非必專幽遐峻絕之境以為窟宅也顧世方以高遠為可慕孰不疑華蓋之早且近而忽之哉舊傳宋仁宗夢游于此三遣使致香幣禮祠焉前後為是郡者寶曆則張又新紹聖則楊蟠咸有賦詠山川之靈亦既發舒而宮宇儀物嘗盛矣夫何不久復就蕪廢至大已酉郡太守某公按永嘉編得其故墟面儒黌而背佛刹地之廣袤尋丈而已亟命作門標識其處未幾輒毀于災廣信朱君某夙有方外志僑居永嘉某久將擇地建屋迺求真之侶與居與游而終老焉玄妙觀提點曹君某郡人王君某僉謂華蓋僊聖之所主治吉壤也朱君卜于其所奉戈陽惠愛廟神而協捐錢購山旁董氏地以尺計者若干割田買玄妙東偏地以尺計者若干繕以脩垣剏門廡殿堂廬庖庾為屋以間計者摠若干闢壇壝崇像飾具什器給以田四十有五畷約每歲用其租三之二充齋庖而別儲其一祠惠愛廟神董氏尋施以餘地

黃文獻公集卷五  
為尺若干曹既為構大門而作樓其左郡人黃君某亦撤所居屋以為雲堂王君又殫其勤以之經始于延祐庚申落成于至順庚午榜其門曰容成太玉道院俾道士為全真之學者以甲乙世守之永嘉尹趙侯某樂成其美為買石以記來屬夫華蓋之湮沒于荒榛野蔓幾年于茲有能不忽其地之卑且近汲汲焉封植而表顯之良可書已厥今國家以清靜為治海內承福上方儲神法宮垂意禮文之事祠曹幸而指圖籍以容成太玉為言則休寵所加丹臺璿室金支翠旗焜煌餘輝賁及草木當屢書不一書道院之建特其北爾尚刻諸石以埃焉

永嘉縣重修海隄記

溫為郡俯瞰大海江出郡城之表東與海合直拱北門枕江為亭榜其顏曰四時萬象候館在焉使指所臨長吏迎勞無虛日亭之西為市區百貨所萃屢氓賈豎咸附趨之江澣故有大石隄延袤數千尺舍舟登陸者阻泥淖不得前其俗率于隄之旁為石路外

昭文席湜藏書

出以屬于舟次謂之馬頭凡為馬頭者二一以俟官舸以以達商舶云先是江水過為沙洲由江心寺之西逆流而上勢奔突莫支隄數毀繕治之費公私交以為病至順二年秋水暴溢括蒼山中被郡境颶風激海水相輔為害隄傾路夷亭隨仆永和鹽倉亦圯水怒未已且將破廬舍敗城郭永嘉蓋郡之治所縣尹趙君大訥謂是不可緩亟議興作俾大家之後于官者分任其事或輸以財或薦以力經畫勸相則身親之以潮汐之盈縮有時也投其隙而賦功焉列巨木為柱而設楸栳其上內攢衆木圍之三周外施萁芒以潑浪次填以石次積以瓦礫而實土其中加橫木備其歇側而帖石其背以便行者隄若路暨亭之址悉如之而亭亦復其故始事于三年之春二月訖後于冬十一月費不益于舊而功倍焉俾來俾記其歲月潛惟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敢竊取斯義叙次槩梗不復效近人之記事繆為諛言以亂其實續郡乘者尚有考于斯



北禪寺觀堂記

天台智者之傳在吳郡惟北禪寺為特盛故有觀堂歲久不治來者無所依止皇慶初住山天泉澤公以為失今弗圖恐墮先業而墜教基既命其徒德普相與支傾植仆且將議興作願力有弗給郡人陸君雅尚浮圖法普未得度時嘗父事之亟以為言陸君夫婦欣然為捐錢若干緡葺其耒楠之蠹敝者繕其瓴甍之摧圯者飾其金碧丹白之黝昧者華香物器列置如式延淨行僧十有六人各據一室依教以立觀而舉其業精行成者一人為之領袖仍瞻以田若干晦俾與寺異籍而從住山擇人司其出納于是昔所<sub>有者</sub>復完其未有者今亦畢備澤公將刻石以示方來俄遷主杭之下天竺久乃復歸住是山求予追書之按圖經及舊記寺本晉戴顓故宅唐名乾元宋名大慈元祐間法智三葉孫大比丘梵公尸教席以行願力故感普賢大士于虛空中授戒羯磨出大音聲如撞巨鐘而飛雪散華天神按行鬼王頂禮諸靈異之迹尤眾郡

昭文席湜藏書

守推為管内法主緇素之士莫不稽首嚮風奔走附集其座下宣和末始即寺西偏別為禪觀之所曰無量壽院從解起行者得以同居焉建炎初燬于兵大弟子深公嗣為法主首發弘願以起其廢重階秘殿脩廡密室規制視昔有加而糜粥鹽醯蔬茹湯茗之須猶有資于施者恒患其絕而弗續未暇日尋土木之事也垂二百年始得陸君夫婦而營締日侈儲蓄日豐其建立成就之不易如此盖有志于道者固無事于安居而飽食然必有以厚其養使之體舒氣夷而無撓乎慮慮乃能致夫靜且明之效如來以種種言說教人趨極樂正路脩證之要為觀十有六而山家總明四教用觀前方便莫先于具五緣故此道場既有菩薩僧示現作為建<sub>擬議</sub>也<sub>有能于檀波羅密而生淨信若陸君夫婦者可無所表見</sub>乎陸君名應祥兼通道家者流虛無之說嗣天師嘗畀以高士號其婦周氏與之俱乘化而逝子德原女慧真志能繼其志為山門

外護云

百丈山大智壽聖寺天下師表閣記

菩提達摩大師後八葉有大比丘居洪之百丈山人稱之曰百丈禪師 今天子始命因其舊謚大智覺照者加以弘宗妙行之號寺以壽聖名則故額也山去郡治三百里其未置寺時林壑深阻岩徑峭絕樵蘇之迹所不通有司馬頭陀者善為宮宅地形之術觀其山勢斗拔與夫岡巒首尾之起伏知為吉壤所留鈴記有曰法王居之天下師表禪師之來式符其言東陽德輝以禪師十八代孫嗣住是山既新作演法之堂且增創重屋其上以安禪師遺像榜于楹間曰天下師表之閣云初 文宗皇帝入踐 天位即金陵潛邸造寺曰龍翔集慶 詔開山大訢領其徒而以禪師所制清規為日用動作威儀之節願其書行世已久後人率以臆見互有損益自為矛盾靡所折衷輝與訢學同師而柄法于祖庭大懼夫來者傳疑莫知通從無以壹諸方之觀聽爰走京師欲有請

昭文席湜藏書

而釐正之今御史大夫撒迪時執法中臺為言於上得名見有旨令輝譔次舊聞以授訢使擇習於師說者共考之而頒行為叢林法仍加錫禪師以今號褒顯而風厲焉輝奉 璽書將南還以閣之成未及有所紀述諭于潛曰願叙其構興之端原歸而刻諸潛竊觀遂古聖賢乘時繼作弛張送用循環不窮所以通其變也佛之為教必先戒律諸部之義小大畢陳種種開遮唯以一事去聖逾遠局為顯門名教滋多道日斯隱是故達摩不階方便直示心原律相宛然無能留礙世降俗未誕勝真離馳騁外緣成邪慢想是故百丈弘敷軌範輔律而行調護攝持在事皆理蓋佛之道以達摩而明佛之事以百丈而備通變之妙存乎其人厥後達摩之傳派別為五而出于禪師者二定師所倡殊宗異教雖各名其家至于安處徒衆未有不取法于禪師者然則天下師表之言良可徵不誣也粵自中土君臣知尊佛法光昭崇極莫越于今輝遭值 聖時蒙被 帝力用克發揚先訓紹隆宗風俾與 國家相

為悠久永永無已不特今之天下以為師表盡未來際咸有依承  
潛是用謹志之而於其經度之勤營締之美有不暇論也閣為屋  
以間計者五其崇百有二十尺三其崇之一以為其脩三其脩以  
為其廣以至順二年夏六月庀工冬十月訖事實輝往山之明年  
而輝入對以元統三年夏五月 命下則其明年春三月也

昌平縣石橋記

由都城北抵上京其驛十有二而昌平之為縣當其第一驛谿水  
遙闐闐中橫絕通衢霖潦暴至則水湍悍益甚人莫利涉縣尹畢  
侯以為昌平今畿縣 大駕時巡次舍在焉凡侍從之臣宿衛之  
士與夫外頒教令內奉職貢使客傳遽之往來率由乎是為長吏  
者曷敢弗謹迺規貨食募匠傭楛日之吉架石為橋其脩六十尺  
而其廣得脩四之一自始作至訖功為日若干車者無濟盈徒者  
無厲深而民不知有役咸相與誦美之掌其驛事者宮君琪持父  
老之言來諭曰吾畢侯之為人素慎重雖居劇縣善操簡以御煩

昭文席湊藏書

見謂材敏然以廉平不苟民樂其業田里安于無事用能以暇日葺  
公解繕學宮而致力于茲橋為尤志願有紀成事并而附見其治行  
之槩勤諸岸左以貽永久古者列國有四鄰賓客之交入其境而門  
閔遠路廬館川梁脩除之不時猶或譏其失政矧今百里之郊 警  
蹕所臨有能勤其官敬其事而不忘乎嚴飭具備如此可謂無失政  
矣豈徒一時興作之功有足稱道哉庸弗辭而為之書善觀政者有  
考于斯則它治行固可推而知也畢侯名文質字彬卿世為濟南章  
丘士族其出宰也由翊正掾外補云至正某年某月也

蘇御史治獄記

至順二年冬十有一月趙郡蘇公天爵由翰林為御史南臺時方用中  
書奏遣官覆審論報天下獄囚三年春正月公甫就職即分徃湖北  
湖北所統地大以遠其西南諸郡民榛錯居俗素犷悍喜鬪爭獄事  
為最繁公不憚山谿之阻瘴毒之所侵加徧履其地雖盛夏猶夜篝  
燈閱文書無少倦囚有言其寃狀者公曰憲司歲再至不言何也囚

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聞公至當受刑故不得言公為之太  
息事無鉅細必盡心焉辰之沅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  
兩子而出乙乙伺兩子行賣茶即舟中取析薪之斧並斫殺之既沈  
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願以為三年之疑獄  
而釋之公曰是事二年半耳不殺人何以衣有血污何以知斧在水中且  
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寘于理有龍先祖者買官得同  
知某事用例奪官家居其子及家奴言胡孫谿有吾家故所謂射官  
地而宋某來畊其上今宋已死宜募佃者先祖從其言而宋之子乙來爭  
此地先祖以牛未鹽遺洞蠻使與佃人夜持兵圍宋所居盡縛其家人以  
去佃人指乙兄甲謂洞蠻曰不殺此人恐走出洞事洩遂射殺之而散  
其妻子與諸洞甲既死乙竟脫歸訴其事吏受賕止以占田坐  
其佃人寘光祖不問公曰殺人而坐以占田可乎迺諭洞蠻悉出  
宋家人而正殺人者罪沅之麻陽民張甲彭乙爭溉田水交惡張  
以禾方熟夜往視之彭適過其處張因殺之而誣以盜禾取其家

昭文席湜藏書

竹簍實禾為驗吏以為所殺者真盜也將其罪公曰彼盜汝禾  
用手取之耶抑用鎌也曰用鎌耳公問鎌安在不能對乃論如法  
有黃天發者兄子四人仲獨富而其季性剛愎與諸兄數有爭且  
陵侮天發仲欲殺季乃告于天發而以錢與謝某者使共殺之季  
妻發其事仲謂天發曰兄殺弟則罪重叔承之則罪不至死叔婦  
子某能衣食之天發許諾尋就逮自言實出錢與龔某者使殺之  
龔蓋仲之舅而其妻則謝之母也仲賂吏如其言文致成獄公疑  
有冤訊之果然迺以始謀者為罪首常德之桃源民盧甲莫乙汪  
丙同出求傭工于人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為僧者欲私甲妻不得  
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自明言實與丙同擊之至死慮  
其復甦斷首棄草間而棄尸與仗于譚家某溝中吏往視之果得  
髑髏而尸與仗皆無有公曰尸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  
吁譚問之則甲未死時其目已瞽而謬云曾見一尸為水漂去公  
知其誣語吏曰此迺疑獄且不止三年卒釋之楊乙者始娶而

得悶風疾其妻惡之逃歸父母家乙往追取其聘財婦翁以訴于  
官事未決而乙於屠者燕甲家見其妻因與甲鬪毆既去而至屠  
者燕丙家責所貸又與丙鬪毆而去中路病發死其母知無宅而  
恐官以前事來索之故亟以聞吏不察迺捕繫兩屠者治殺人事  
公問其事得乙風疾狀兩屠者賴以免印杜子者 同里民家女  
為妻未及娶而周某者耻與為姪壻止婦翁使勿嫁杜子恨周而  
殺之楊惠孫黃文德皆里中大家故有怨杜子本受傭惠孫所又  
適儼文德屋以居文德因喉杜子援楊父子同謀使殺周惠孫疆  
服而不能言其故初言周捕其子姦事而殺之次言周通其妻而  
殺之後徒其獄龍陽則又言過洞庭過風禱于神許採生以祭而  
殺周取心肝祭之公閱其牘曰前二說既非是使如後說有尸可  
驗猶未足信况無尸乎及詢得其實則教之自誣者衛推官也于  
是杜子已瘦死迺出楊父子破械遣之州人劉文貴死妻弟同郡  
朱德來省其姊文貴養子飲以酒數日而患腹脹文貴次子與養

昭文席湊藏書

子爭家財有隙因謂德曰得非中蝦蟇毒乎擣烏桕根和酒飲之  
得暴下視之無他毒而病愈劇德歸具以養子言告其母其母以  
聞于官未及逮問而德死錄事及武陵縣官來驗其尸皆以銀釵  
探和中色不變定為病死衛推官者先以他事怒錄事欲假定驗  
不實為其罪更命龍陽知州聚檢作中毒死辭連三十餘人養子  
已誣服公疑有寃為訪諸路人且諭使吐實眾皆曰獄辭盡衛推  
官教我云然公既反其獄併按衛推官罷之凡此皆死獄公所平  
決未有不得其情者也富者以佃客家人死而蒙非辜公則直其  
寃貧者以年飢取他人穀因擊傷之而傳重議公則薄其罪所治  
又數十百人澧之齊氏沅之曹氏駱氏靖之唐氏並雄于貲而善  
持吏短長為民害齊因湖泊官不聽其撲買而汙以他事曹與駱  
有罪例當施粉壁者其過惡而藏去省檄以滅其跡唐以白身為  
黃平府判官追奪之令下而拒不納公至吏始克舉其法無所避  
有以婚田來訴者公雖歸其事于有司後必詢所處當否即有未

當析以片言莫不心服而去公既召還兩入臺為御史湖北之人  
思之不寘而士之有文學者太祝周君歷叙其事焉昔年于定國  
嘗為御史矣而其為廷尉也居十八歲乃遷夫以十八歲之久事  
之可書者宜不一而足史屋存其父于公爭孝婦不殺姑事而于  
定國之事一無所登載第稱之曰民自以不寃而已豈非當時軼  
其傳而史家無述歟竊用是有感于公之事輒因周君所叙刪取  
大畧為之記以慰其人之思後之秉史筆者或尚有考也公今由  
中書禮部侍郎出為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云

自怡齋記

山林肥遯之士遺世而絕俗聲色狗馬金珠服玩之美舉無足動  
其意而其意之所樂猶有寓乎草木禽魚煙雲荒忽風月寂寥之  
間是雖若與世俗異嗜而不相入其不能無待于外則一而已自  
夫外物者言之金珠草木均之無知也狗馬禽魚均之無識也果  
奚取奚舍焉苟無累于取舍則稊稗也螻蟻也瓦壁也萬物之職

昭文席湜藏書

職未有不可寫其樂也獨煙雲風月乎哉仁者樂山而未始資夫  
山以為仁智者樂水而未始資乎水以為知君子之樂固無待於  
外也予嘗與客造乎自怡之齋而叩其主人之名齋者則華陽陶  
隱居詩語也噫謂白雲不堪持寄而可自怡悅者華陽之戲論爾  
夫既以遊乎方之外矣白雲何物能為之累耶賢主人不愛其重  
珪疊組一旦蟬脫而去由由然乎立萬物之表蓋有不屑為山中  
宰相者聲色狗馬金珠服玩安足多道華陽之白雲固不能為之  
累也今之名齋頗有取乎其自怡之云者是其中必有真樂者存  
而外物不與焉昔者孔子之門有以浴乎沂風乎舞雩言其志者  
矣非有自得乎其中則夫所待以寫其樂者曾何異于山中之白  
雲乎雖然濠上之遊魚之樂莊子不必知也莊子之不知魚之樂  
惠子不必知也白雲之可怡悅與否賢主人固無庸知之而賢主  
人之自樂者予亦不得而知也而安能言之姑識其與客語者如  
此主人合魯其氏泰不花其名嘗以嗣襲長萬夫云

巽菴記

餘姚楊君名其宴休之室曰巽菴而徵予言所以名之義夫巽之義聖人之作易既言之矣其又奚言顧文仲之名其菴者不可無辨焉耳蓋菴也者山林枯槁之士木茹澗飲而託焉以休其身者也巽之為卦其象辭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其象傳曰君子以身命行事由是言之則離世異俗者固無用乎巽矣而况君遭時承平方以材見推擇且寢有顯職宜其席不暇煖寧能久居此耶雖然觀象玩辭居者之事也君退而家食藏脩游息于斯其于攸往見大人者揆之必至審而于申命行事者究之必至悉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以言乎變則巽自邇來邇而為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上順于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者也果果邇而不變者乎誠使之進居近列必有以處此矣豈若山林之士離世異俗木茹澗飲嗒然休其身而無所用心也哉抑予聞聖人之言易取義非一端

昭文席湜藏書

是故巽為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或為隱或為伏竊懼昧者疑君之寫迹乎茲菴有類夫以潛隱屈伏為巽者于是乎言

序

石臺紀遊詩序

寧海多大山其高或俯視雲雨名于仙經地志者天門闔風丹丘相柏而南田競為福地好事者率病其幽遠險絕莫適至願獨喜遊石臺石臺距縣治僅五里所山皆土阜非有奇巖峭峰水泉花藥竹箭之美由山足緣坡陀蛇行穿灌莽而上至其脊乃得巨石五六相積壓如累器物其頂上隆然方正而平列可坐十人旁睨四山屏嶂離列東北山缺處海霞島霧縹緲可睹也臺之勝止是特以卑近而易即凡觀遊者恒用為稱首予佐縣之又明年始合耆俊之士登斯臺抉剔蔽翳求昔人之遺刻既漫滅不可識唯慶元諸老題詠故在徘徊久之望東麓杉松蒼翠間薨楠隱隱或曰是謂南園道院乃款而休焉因相與飲酒賦詩抵暮而去蓋忘其

為山之卑地之近也孰使予樂焉而無志乎其高且遠者非茲臺也耶然予聞古君子雖甚陋必有游息之物以養其觀聽而發其意慮卑高近遠物之不齊者也夫苟無累乎物斯異方而同得也詩所以志茲遊之得序而歸之南園以為石臺故事

### 地鈴序

吳越忠懿王時有大比丘曰德韶為其國師能以山川岡隴形勢辨地之吉凶凡作圖以志浙東西州之宜為墓地者千有三百師既示寂世罕傳其圖葬而偶直其處徵應率與圖合嗚呼何其神也師姓陳氏處州龍泉人得教外之傳于清涼法眼時天台學幾絕忠懿遣使十輩用五種寶求得其書于高句麗丑時八教之旨晦而復明實自師初師至天台觀智者遺蹤如故居且適同俗其後身僧史中莫有名其為良葬師者豈祕不人為得而稱耶抑其徒不欲以餘伎為師累而諱之也之為邑室屋若治地而葬者必以下直用龜而已絲之詩殷

昭文席湫藏書

盤周語孔子之語曾參可考也夫山川岡隴之形勢亦甚易見願獨求之難知之鬼神者寧非地可以形盡而鬼神之為變不窮也哉後世陰陽家務騁其精鑿絕識始不復受命于鬼神至師之為圖苟粗知方位者皆可按而求之舉有盡之形周無窮之變雖聖人莫成其能矣客有視予以圖者請序而傳之嗚呼師非藉圖以傳圖固不宜無傳也予既惜師之自祕其徒又諱不道是用弗讓而題辭篇端焉

### 聯珠續集序

鄞故多官族而傳世之久者稱蔣氏蔣氏之起家以太平興國初至寶元康定中家始大有累官金紫光祿大夫者其子當元符崇寧中咸起進士至太官世祿所逮且三葉最後有起進士為嘉熙言官者至刑部尚書最貴顯尚書之猶子亦起進士為將作監主簿有名咸淳時此蔣氏世次之可見者也潛生也後弗及覩夫衣冠之盛過其家而訪焉則高文大冊散落已久所可徵者獨其詩



而已竊惟古者載籍所記大辭令大褒貶存于書春秋而其流風  
遺俗形于詠歌謠誦之間纖悉委曲見于詩為最備善詭寤言馳  
驅洒掃葵藿瓜壺苴茶之食為事至微為物至細聖人以之列于  
三百五篇之中與文王清廟之什並傳而不廢者厥旨深矣而况  
宋三百年蔣氏實與之相終始誦其詩而尚論其世流風遺俗猶  
足以槩見豈可忽哉凡其為詩斷自開禧以前有三徑聯珠集宣  
獻樓公既為之序將作主簿君之子昭先復纂次其續集俾潛序  
之昭先今方以儒入官引而勿替蔣氏之世澤未艾也後復有續  
是集者秉筆之士尚不一書

方先生詩集序

黍離麥秀其為吾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于周之大夫而與文王  
清廟俱傳者雄鼎未遷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出于商之仁人  
義士而不與猗那長發並傳者薄社已屋風不止于變且莫知所  
繫也夫既無所繫矣而其辭見于今卒不泯者豈非所謂民之性

昭文席湜藏書

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生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生在勝國時未  
及仕而運去物改抱其遺經隱于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密殆與世  
隔久之稍出游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于殘山剩水間往往握手  
歔歔依徊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為聲歌凡日用動息居游合散  
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通塞至于  
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槩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它文人藻  
飾穠麗以為工也先生沒其香遂絕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盡矣  
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曰謝氏臯父素以風節行誼相高而  
皆前先生死先生二子樗梓懼時無知先生者不敢輒以遺藁示  
人柳君道傳方官于太常自以遊先生門最蚤同其不朽者甚悉  
既緘辭銘其墓且探其家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為  
九卷屬永嘉尹趙敬叔刻真縣齋以潛幸嘗及先生之門俾來俾  
為之序夫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必也尚論其世先生之盛年不得  
從周大夫之後晚乃于商之仁人義士而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潛

所為掩卷太息而不已也異時龔公聖予見先生于錢唐覽所賦詩識以二十二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潛復何云哉先生方氏諱鳳字韶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如墓銘此不著

見山集序

始予聞餘姚人亟稱見山先生然莫得其所以稱也它日過歷山之陽乃識先生又得先生所為詩嗚呼茲其所以為先生與先生葉氏初名某宋咸淳甲戌禮部正奏名于是枋國者方務隔截後進筆墨豪縷之異挾摘無少貸先生竟不得奉大對罷遣而歸其明年枋臣南遷又明年而三宮北上矣先生既依依然無所售其技重山密林窮居而獨游餘四十年凡古今事會人物至于卉木魚蟲之細目觸而心接壹發于詩故老往往不忍讀後生之聞之漫不省為何等語宜其莫知所以稱先生也大雅曰芄芄棫樸薪之類之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夫薪樵小材也綱紀大業也而

昭文席湫藏書

詩人始終致意焉一士之失得若無預乎廢興存亡古之人固不謂然也先生之詩既不得升歌為清廟欲為薪之類之之棫樸又不可得而為空谷之白駒而遂為黍離是果孰使之耶必有執其咎者雖然黍離之大夫當周之東猶有祿食而服事焉視先生所處抑異矣感深者難忘習久者易變不亦人之常情哉而先生之志未嘗以淺深久近為異于此見禮義之澤民之性情有不與物俱化者其格力之早捷語意之妍拙所未暇論也

送曹順甫序

曹君順甫與予居同郡且同舉教官予訖不調而順甫用累考序遷為溫學正其行也會予以督運吏書滿歸自海壖順甫謂予幸以一言識其別于是距予與順甫同舉時二十又三年矣劣弱無似不能使其學與日俱進詎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哉然嘗從鄉先生聞乾淳師友之盛未始不歎其人物之聚學術之散也蓋藝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呂氏為

得其宗而獨傳至于人自為書角立競起呂氏終莫能挈而合之也其在温則王道甫之慷慨名義嘗合于陳氏矣而其言無傳焉陳君舉本薛士隆上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為說不皆與唐氏合其塵存者亦莫之傳也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於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于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于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弗與焉三代之聖人遠矣於大道隳裂之餘而能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豈非卓然獨立而不懼者乎是未可以專私蔽錮為其詬病也冢鉅淪沒晚後無所依風承響接第以世之所共傳為信遂使散者不可復合不傳者日就泯墜安知紛然不同之中有混然大同者在耶夫考師友源流之自務合乎聖人之本統以壹諸生之道德學校之重事也故予敢以為順甫告是雖非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其望于順甫則厚矣它日順甫歸休而與予游于鄉校尚挹其緒論以祛所惑焉

昭文席湜藏書

送東川書院陳山長序

古之釋奠於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而各自祭之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今之言師友者孰不知求儒先之書而為其說讀若巖子陵諸葛孔明晉王逸少陶元亮唐陸敬輿白樂天諸人言談不及于性命其遺文之塵存者非世所用以說讀也或者猶相率尊師焉而尸祝之不廢得不以其高風盛烈使夫人觀感而興起有非說讀之所及歟予友陳君以選為東川學者師而元亮東川之先師也元亮於書未嘗務為甚解而其死生去就之際浩然無所滯礙不亦知道之君子哉二三子之從君登斯堂也不知學元亮者祭非其學也舍元亮而他學焉者學非其師也而所謂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等篇固不可以說讀為也蓋予聞之古有憲老而無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問而答焉其次也有講焉有聽焉又其次也講而未必聽焉則末如之何矣君誠能令二三子知所觀感興起而以古人自任以千載自期一洗

尋常說讀之陋斯善學元亮者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豈惟學元亮者為然乎庸因君之行書其所與君語者以附贈言之末云爾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四十卷纂圖二卷古占法一卷林屋山人俞氏述其為說大抵祖程邵而宗朱古今諸儒之言之善有所弗遺也而其已意亦以附見焉其是非取舍不合于聖人者寡矣蓋古者三易皆掌于大卜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乃好易其與七十子之徒難疑答問固未有以易為言者易在秦猶為卜筮之書漢興言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為施孟梁丘其別出為焦贛為費直贛專於陰陽占察之術而直惟以象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斷然俾學者以王韓為師費氏藉以塵存焦氏又廢矣談者率以為理學近于費數學近于焦而不知河南兩先生之精詣獨得有非漢儒所及知者未可冥同異于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

昭文席湊藏書

先生之學以為書七十子之徒所未聞于孔子者三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嗚呼盡之矣今傳其書僅百年述作之士不阿以為同則矯以為異其所望于來哲者果若是耶竊嘗聞之善立言者不必出于古不必不出于古也非有異焉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也惟夫同不為阿異不為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其有焉是用為之序以著其是非取舍之不繆于聖人者由其學之源委如此讀之者所宜知也

字鑒序

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之者必自教而書而樂而射御而禮其為法至詳且密其為事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捷疾取朝夕之效士生其時自幼至于成人非是六物者不以後于四體接于心思磨礱長養之有其素故其進而博之以大學之教咸有以成其材而就其實詩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已久近世大儒始采古經傳緝以為書學者誦其言徒知有六藝之目而未嘗

身習其事其習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  
迷文字子母音聲之原然則雖書亦廢矣聖賢之託于簡策以傳  
者魯魚亥豕其存幾何後生小子方且玩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  
為資身詳世之具切近之意微誇傲之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  
實如古者少也吳郡李生文仲年未弱冠本說文作字鑿若干篇  
誠有志于小學者豈不猶行古之道哉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  
志于古又能弗失其為學之次第如此則夫從事于大人之學以  
成就其材實者無患乎不古若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  
後倦焉予于生則有望矣庸識諸篇端以為之序云

### 法書類要序

君子之學必始于六藝書其一也古之人于鏤金凝土弓車皮玉  
畫績之事雖藝成而下莫不有法而書之法無述焉蓋其于書三  
歲而一同之考其文而已偏正工拙有不足論也厥今學士大夫  
生乎書同文之時游心藝事者得以暇日審其偏正而辨其工拙

昭文席湜藏書

盡可無以著其法哉是宜得之者不食而大呼見之者槌脅而嘔  
血夫何臨學之家率隨人以作計徇于今之厚而徵于古之畧也  
予年十七八時嘗得所謂書苑菁華者窮晝夜而觀之因取其所  
不錄而雜出于史氏百家之言者次第以為臨池拾遺記然以所  
見未博無能補其闕軼之一二焉後三十年乃獲觀錢唐吳君所  
輯法書類要其多至于二十又五卷書之為法備矣盡矣惜夫歲  
月之惱邁而予之不能從事于此也君不鄙屬予以序予聞之孟  
子蓋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然而又曰梓匠輪  
輿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士君子之游于藝與百工之事異乎  
知乎此則思過半矣敢援以為序庸俟覽者詳焉

### 陸氏藏書目錄序

吳郡陸君居闌闔中四壁之外輒與賈區直君殊不以為涸一榻  
蕭然環以古今書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汜勝廣初  
旁行數落百家衆技之文櫛比而鱗次入其室如登羣玉之府而

探蓬萊道家之名山焉忘其為居之隘也君既第其篇帙部分類別為之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稻粱稷黍魚肉果蔬人所資以為生養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珍異之味至豹胎腥膻封熊之蹠可以為美矣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彼水草小蟲蝸范蚯蚓野果之實人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也世蓋有嗜書若嗜飲食者顧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倚相之所讀今也夫人而讀之韓宣子之所見今也夫人而見之延陵季子之所觀今也夫人而觀之世之不可缺者君固不敢專而有也蘭臺之所不掌金匱之所不藏世莫之致與夫可致而莫之好焉者君亦未始以為我之得私也然則君之志曷嘗不欲與世同其嗜乎此目錄之所由作也抑予聞之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奇之士苟游于君而獲其所嗜焉染指而出足矣尚無以秦人之災易吾之災也哉

錢氏科名錄序

昭文席湜藏書

潛觀宋中興登科記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嗟夫彼為舉子業者營營汲汲積其晝夜之勤至于獲自進于有司而升于天子之廷固千萬人所共嘆羨其光榮而以為不可企及者也今去之遠者不二百年數其氏名而泯沒無聞者已什七八幸而以材能致通顯有績用可考見傳子若孫鮮不失其業者若夫大賢君子所以垂世而不朽又非必恃科目以為存也是不亦可深長思乎通川錢氏四世九十年間第進士者二人特奏名一人貢禮部者十有四人待補太學生者十有二人迨國朝著取士令有名以道字子原者首應詔名賢書何昔之泯滅無聞者衆而錢氏之世彌久益振也意其積累以致此必有出乎科目之外者矣豈非古所謂君子之澤哉子原之伯祖籍田令與之潛曾大父戶部府君俱淳祐庚戌進士故子原以錢氏科名錄示潛使為之序而潛願謂科目有不足獨特者其有望也夫其亦以自警也夫

送王照磨詩序

項歲有司以浙東西鹽筭法久而弊議更用官糶之法如淮南法  
制下其事行中書擇可任倉氏之出納者得濟南王君以涖于四  
明蓋君嘗掾六察以為非君莫宜當其選也居亡何中臺復奏署  
君海南憲府掌故豈以為向之瑣瑣者未足盡其材耶嶺海去天  
萬里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誠有大于出納之事者矣國家宵  
旰求忠賢智能之助用興太平侍從近臣為君知己非直如狗盜  
之知子虛而已君之涉清華陪禁密固可旦夕待天下事不又有  
大于嶺海間者乎未知一掌故果足以盡君之才否也抑予聞之  
古之仕者行其志達其道焉斯已爾咸康盛時皮角筋骨之斂貨  
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之市皆掌以再命之士陳肆辨物量度成  
賈四命之大夫實長而司之為法至詳且密為事至煩且勞而莫  
有以不得其志為憾焉者故其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  
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不然則汲都尉  
之耻縣令而薄郡守蕭太傅之雅意本朝其于道之窮達何如哉

昭文席湜藏書

予幸以督運吏託官聯于君觀官之敏而裕周而通使有以竭其  
才必不苟動其志枉其道也是故于君之去不敢遽以世俗相華  
耀者為諛說而獨識其屬望之私于羣公篇什之端焉

送鄭生序

今之官于學校者自職教一縣等而至于曾監之長貳咸有師道  
焉曾監位尊而秩厚非鴻德駿望莫能居之若夫縣教官率選署  
于閭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銓曹補郡文學而與醫卜執技  
者齒滿六歲乃得預流內銓其閱歷之勤且久如此老生宿學既  
無所事乎其間有志之士苟資以自進固不得俟乎強而仕矣蓋  
古之為師必取之士焉而已者而今也壹以諉之未及強仕之人  
不亦任之輕而責之重乎餘姚鄭生妙年好脩再試于有司輒不  
合方退而職教于剡是特資以為進而非的然以師道自處也雖  
然吾懼夫人之以師求子也抑予聞之古者學官不必自為師國  
學之政總于大司樂而論說于東序者有大司成焉司樂弗專也

黃文獻公集卷六  
鄉學之政總于大司徒而朝夕坐于閭塾者有父師焉有少師焉  
司徒弗親也說者曰父師少師皆任焉而已者父曰父師司徒司  
成豈亦任焉而已者耶是故官有職而師無職官以法師以道也  
吾子誠不以今之法廢古之道刺之鄉先生仕焉而已者宜為子  
起矣它日刺父老舉以相告曰吾刺之得師自鄭君始願不遑歎  
生之行有日凡朋從咸以詩送之而屬予以序故予為道其職分  
之宜為者以告之

鄭氏義門詩序

浦陽鄭氏聚族而居者八世有司為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  
門且復其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今集賢直學士揭公實為之  
記一時聞人往往賦詩以美之謂予與鄭氏居同郡知鄭氏者宜  
莫予若因屬予以序予家距鄭氏不兩舍而近納交鄭氏父子兄  
弟歲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集賢公之所稱述豈有媿辭乎抑  
予聞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得行而親親之仁無貴賤一

昭文席湜藏書

也合族莫重于立宗立宗之法或五世而遷或百世而不遷五世  
而遷聖人不以為失于薄百世而不遷聖人不以為過于厚遷以  
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  
聚居而食雖古公侯之家皆所無有而後世士庶人家乃或有  
之可不謂難矣哉是宜史不絕書而上之人所以褒嘉之者遂著  
于令逮至我朝史臣序禮典為目三十有二而旌表居其一然則  
凡可以勸親親者又聖人之所不廢也茲非所謂禮以義起者耶  
鄭氏于古人合族之道夫亦有取其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既奉  
著令從事而未克上其狀于太史氏予輒弗辭而次第其詩本諸  
作者之意系于末簡庸俟夫陳詩以觀民風者焉

夏生文藁序

予蒞任寧海之歲屬當大比凡充職者八十有五人惟夏君洪參  
年最少其年之最高者曰陳先生大有先生宋咸淳乙丑進士入  
國朝嘗以將仕佐郎教授處州春秋七十有四年予止先生母行



先生不聽遂上其名于郡府俄有專使持省檄起先生為考官先生又不就卒就試有司已而與夏君俱不合先生既歸老越溪上夏君亦棄舉子業而肆其力于古文蓋與予別十有六年乃相見錢唐示予以所為文一編曰邯鄲步者予為之展玩不已向令以區區之得失少累其志能使才隨年長若是否乎夏君一出不售輒遠引而去視先生誠若太早計然較之摧折困踣于場屋老死而不悔者孰得孰失有不待辨也哉予于夏君之文不屑屑焉鈎撫其片言隻字為之品評而獨論次其平生之大槩如此它日夏君年益邁志益堅文當益醇覽者尚予言而有考焉

黃文獻公集卷第六

